



桐溪詩畫集

Poems and Paintings by Tong Xi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桐
溪
詩
畫
集

部
一
藏
題

Poems and Paintings by Tong Xi

文化藝術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桐溪诗画集/桐溪著. —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9. 5
ISBN 978-7-5039-3717-0

I. 桐… II. 桐… III. ①汉字—书法—作品集—中国—
现代②绘画—作品综合集—中国—现代 IV. J12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074575号

桐溪诗画集

著 者 桐 溪
责任编辑 刘 爽
装帧设计 木 子
印务监制 徐晓敏
图像处理 段春锋
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北里甲1号 100029
网 址 www.whyscbs.com
电子邮箱 whysbooks@263.net
电 话 （010）64813345 63813346 （总编室）
 （010）64813384 63813385 （发行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圣彩虹制版印刷技术有限公司
版 次 2009年6月第1版
印 次 2009年6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87×1092毫米 1 / 8
印 张 14
字 数 5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039-3717-0
定 价 280.00 元



作者近照（刘峥拍）



作者近照（王志江拍）

目 录

CONTENTS



1	序 / 邵大箴
5	花草的回忆 ——读桐溪新作 / 郎绍君
7	从小蝉到小禅： 复归与升华 / 叶廷芳
10	解读年轻画家小蝉 / 文洁若
12	东方，带着她所创造的感性手段来临 / 石计生
14	我读小蝉 / 王 辛
17	自 叙 / 桐 溪
19	花 卉
163	山 水
197	书 法
203	那一方水土那一方人 ——记 2007 年在奥斯陆大学的一次画展 / 小 蝉
207	On Realities and Dreams / Frederick H. Damon
208	桐溪（小蝉）艺术简历



季羨林先生題“小蟬水墨畫展”（小蟬即桐溪）

桐花萬里丹山路
雛鳳清於老鳳聲

錄藝句贈

小蟬

季羨林



辛巳
初夏

季羨林先生題贈：“桐花萬里丹山路，雛鳳清於老鳳聲”。



作者近照（金贤美拍）

序

邵大箴

桐溪（小蝉）生性安静，处世淡泊，虽从事美术史研究，但嗜好诗、书、画，且有锲而不舍的“蝉定”精神。她的花鸟画重自由书写，抒发内心感情，画风自然朴实，格调清新，含有禅意，这大概与她崇敬佛学有关吧。

桐溪热爱传统绘画，尤喜文人花鸟，曾习临吴昌硕等人作品，还不时写生。她尊重艺术语言的规范，但她不拘泥传统程式，认为画为心声，表达个人内心感情最为重要。

绘画的功能，归纳起来主要有两种：服务于实用，例如为宣传某种观念和主张，纪念某人某事，布置、装饰环境等等；寄托个人感情，表达内心情绪，自我娱乐等等。桐溪作画无功利目的，遣兴、抒情而已。在看似随意涂抹的疏枝蔓叶、或含苞或盛开的花朵中，我们能感受到她作画的心情，愉悦的、闲适的和微微感伤的，其中散漫、闲适的感情为主，这是她的性格使然。因为她的画风率真，传达出来的情绪使人感到亲切并产生心灵的共鸣，她的画有不少知音。但她不为此心动，仍然按照自己的生活与工作节奏，慢条斯理地安静作画，陶醉在自己营造的艺术天地里，自觉地避开当下画界流行的浮躁气氛。

桐溪的画与诗有密切的联系，她的写诗经历几乎与绘画同步，而且往往在诗兴浓郁时产生强烈的作画欲望。她的画抒情、有诗意，她的诗有画境，使人浮想联翩，这是一看就明白了的。她的画和诗之所以动人，是因为她无真实的感受时，决不动笔。她最忌在艺术创作中矫饰、卖弄。作画写诗时，她听任感情的使唤，笔墨与词句如行云流水，自然、舒畅。她充分发挥创作过程中错觉与幻觉的作用，使画和诗自然地染上一层似真似幻的朦胧色彩。

桐溪研究美术史，她懂得绘画创作必须要有相应的技巧与技术支持，她更明白，对画家来说，最重要的是对人生和自然的体悟，是自身的文化修养。这十多年来，她勤奋读书，增长国学知识，思考和体悟传统写意艺术的原理；她练习书法，领会和掌握笔墨的奥秘。随着修养的提高，桐溪的画和诗有了今天个性鲜明的面貌：质朴而雅致，淡定而情浓。

2009年3月



Preface

Dr. Tong Xi is a quiet character. Her philosophy of life is humble. She studies fine art history, at the same time fancies poetry, calligraphy and painting. Zen inspired flower paintings are her main interest. They very often go together with her own poems. She expresses with these her inner feelings and her heart's emotions.

The style of her paintings is plain and fresh in tune with the spirit of Zen, which has its roots in her respect for Buddhism. All her painting is *ink and water* on rice paper. She does not paint for material gain, but all her artistic work is done to catch a poetic moment.

Thus her flowers, leaves and branches may seem simple drawings, but they let us participate in her leisurely and sentimental moods and pleasures. Like her own character, her paintings are very honest and sincere. This has made a lot of people love her work, but her character refuses to feel proud about it, for the working rhythm of her humble life leaves no space for that. When she is painting, slowly and quietly, she immerses completely in her art's world. Needless to say in doing so she avoids any current art fashions or trends.

In Tong Xi's creation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inting and poem is very intimate. The writing of her poems goes almost simultaneously with her compositions. In that way her poetry reinforces her paintings and both, poetry and painting, become stronger: Her emotional painting becomes poetic and her poems in return emphasise the mood of her painting and its artistic conception. This makes her work so imaginative and delightful to perceive.

Another reason why her paintings and poems are so vivid, fresh and moving, is because Tong Xi does not work when she is not herself moved. She cannot stand any ostentation or unfaithfulness and especially when she is painting and writing poems, she follows only her heart's emotional voice.

Her *ink and water* as her words and sentences are all *natural and smooth writing*. In her creative activity she relies completely on illusionary imagination. That often gives her paintings and poems their dreamlike colour and atmosphere.

Tong Xi studies - as mentioned before - fine art history, so she knows well that technique and study is required to create art, but she understands also that for a painter an even much more important issue is to understand life and nature; it is from here where her inspiration gets cultivated and formed.

She continued diligently in all the years to study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its ways of thinking, its ancient theory of painting, its calligraphy and to understand and to master the ink and water mystery. All these efforts make Tong Xi's paintings remarkable. They show today her own character: a fresh and bright face, plain and tasteful – light, calm and deeply emotional.

Shao Dazhen
Beijing, March 2009

Translated by Timo Stück and Zhang Bin



花草的回忆

——读桐溪新作

郎绍君

十年前，我在《〈小蝉画集〉序》中谈及，画是画，诗是诗，即便相关，也必是差异中的相关。诗画“同体”的魅力不在相互注释而在互相补充，不在互相转化而在互相生发，不在对观者产生的相同作用而在不同作用。小蝉画传统风格的花鸟，题现代风格的诗，更显出诗画风格的反差，有意思的是，这种差异反而使她的画更耐看、更有可读性了。十年后，小蝉又取号“桐溪”，即将出版的《桐溪诗画集》，将诗与画并列印行，相互生发的意味更强了。十年前，她多写爱情诗，真纯、素朴，像山泉一样的透明、云朵一样的自然，充满了青春的憧憬与幻想；十年后，她有了更多的阅历，品尝了人生苦辣的滋味，诗也多了些孤独、沉思、愁绪和感伤。如《传说》：

遥远的人走了很远／像是在奔逃／他独自一人不害怕吗／人们说他是位英雄／英雄就必须忍受苦痛。

也许家乡有位姑娘在等候／他的马匹为什么只往前飞奔／像古代的士兵奔赴战场／多么遥远。

不仅仅是路程／欢爱与仇恨都已不在心间／他的存在时时勾起伤心的回忆／花草不断蔓延到天尽头。

时间的光刻意照亮这番分离／他没有说出真实的感受／剧本还在上演／有些悲剧找不到替身。

画的题目如《青青野藤花，开时亦别时》、《留下来吧，春》、《墙角的一片记忆》、《一个人的声音》、《生活在别处》，题句如“如莲的心事，在乍暖还寒时”，“我不会忘记造访小屋时，觅得失落多年的目光”，“淡淡天空下，雁影掠过，那些声音留在每一片花瓣里，随着风，向天涯”，“峨峨高山我所思，我所思处绕清溪。山上有木合围抱，奈何北望自展枝”等等，也传递出相似的意绪。

新世纪以降，桐溪在生活上、工作上，都遇到一些困难。她在坚持读博、写论文、上班之余，曾多次去西藏，后悄然皈依佛教。吃素，抄经，心情也淡定下来。在物欲横流、道德崩塌的当今世界，一个飘泊在传统理想主义梦境里的女孩子，转而从佛教寻找心灵的慰藉，是不奇怪的。但说她的画与诗有了“禅意”，似乎是好意的误读。她的诗画没有追求悟道的禅思，但映射出逐渐平和的心境和淡然的意态，是真的。

诗是心的声音，是内视的；画是心的表象，是外观的。诗跨越时空，上天入地，它营造立体的世界，但却朦胧而边界模糊。诗画配，可以扩展画的空间，可以将画中的“物”人格化、心理化，赋予它情感，帮它编织境界。诗画彼此冲淡，但也彼此丰富。诗给画以神灵的感觉，画给诗以物质的分量。不待说，诗须是好诗，画须是好画，方有此融通。

十年前，桐溪的画还带着吴昌硕和她的老师朱家陆的影响。十年来，她转而借鉴黄宾虹画花，无论单枝、多枝，皆结构疏落，枝朵晰然，犹如直白不加修饰的诗句。传统花鸟画讲究枝叶的穿插，花朵的顾盼，黑白的照应，但刻意经营，往往做作，失去自然。桐溪以单纯、随意和自然为宗，信手拈来，不拘成法，反而不落俗套，甚至出人意表。

花鸟画大抵有四种境界。一是象物真似，生动好看，以呈现自然生意为宗，笔墨色彩是工具性、从属性的；二是既求象物真似与生动好看，也讲究笔墨色彩，力求在呈现自然生意的同时，也显示高超的技艺；三是不求象物的真似与好看，而求喻象征，宣抒胸臆，笔墨、色彩也以此为宗；四是视花卉形象为笔墨、色彩之载体，力求笔墨色彩的人格化、精神化。在传统花鸟画中，三四两类更高也更难。桐

溪近年用功于书法，临碑尤多，她作画的速度也慢了下来，行草式的用笔转化为行楷式的用笔，有了积点为线的味道，如断续的思绪，意态悠闲但不失优雅；与此同时，她又保持了原先就有的儿童画般的生稚笔性。大致说，她在悄悄地靠近第三种境界。

如果说桐溪在造型和用笔上正在疏离大写意，在色彩上却更加靠近了大写意，特别是那些色调浓烈、生拙的作品，但浓烈、生拙并不华丽、艳俗。从传统观点看，这种用色有点“不讲究”，但正是这点不讲究，赋予作品更强的现代感。

桐溪有少量的山水作品。在这些山水中，几乎找不到传统山水画的痕迹，结构松散，笔意浑沌，墨色浊重，犹如涂鸦。但这些山水又很奇特——山丘间有古装仕女、现代女孩、打坐的禅僧和莫可名状的人物，还有花卉草木、古今屋舍点缀其间。画中人，有的比山头还大，有的微若蝼蚁。这种怪奇又有些童稚气的山水，让人想到超现实主义绘画，想到画家游动的思绪——忽远忽近、忽真忽幻，像飘浮的记忆碎片。桐溪未曾用功于山水，这些画完全出于直觉、感性，纵笔所之，一切理性设计、山水规范，都被“忘记”了。这种近乎原始的、童稚涂鸦般的画法，对过于成熟、程式、漂亮的当代山水画，也许会产生解构再造的启示意义。

若说桐溪的画带有探索性，那这探索是自在的、不经意的，如她的诗句“梦像云朵静静降落”所形容的。我想，艺术探索，需要自在的、经意的，也需要不自在、不经意的，以及介于两者之间的。

2009年4月



从小蝉到小禅：复归与升华

叶廷芳

她原名叫张斌。小蝉是她从1998年开始用的笔名。小禅则是她最初的笔名，但她走了一条否定之否定的路，我认为现在叫她小禅倒是恰逢其时，既是复归，又是升华。她现在又有一个新的笔名桐溪，当是这两重意思的包含。

第一次认识她的时候，她正当而立之年，刚刚出版了一本花卉集和一薄本诗集。画集中竟有我国艺术界两位评论名家——邵大箴和郎绍君写的序言，而且不短。这引起我的注意。再进一步了解，她大学里是学林业的！这更使我刮目相看。因为无论史上还是现实中都有不少例子向我证明：那些毅然甩开他原来的专业或行业而胆敢“半路出家”的人，往往都不同凡响。就从文学领域来说：大作家巴金原来是学工的，现代小说的开山祖卡夫卡是学法律的，而享誉世界的戏剧家迪伦马特是学哲学的……这些人中哪一位不曾是个性鲜明、独领风骚？我把他们的成就看作是天性的胜利。

当然那时的小蝉还只能说“小荷才露尖尖角”，其最后结局尚难预料。但就从那本刚出版的画集看，她的画风的个性特色已见端倪。

首先是它的率真性。中国的花卉画数量很多，但大多匠气十足，因而我是不怎么喜欢看的。但小蝉的初期花卉画恰像刚刚破土而出的新苗，虽然略显稚嫩，却带着一股生命的朝气和童真，清新而鲜活。它们没有传授者留下的痕迹，没有教科书染过的印记，一切都是从画家的心灵中映现出来的，可谓自然天成。渗透在小蝉绘画里的是她丰富的情愫和淡定的精神气质。正是这种情愫和气质，执拗地把她从林业大学的课堂上拽了出来，将她抛向色彩世界，让她与之

融而为一。我们常说某某作家“文如其人”，我们也可以说小蝉的作品“画如其人”。诚如她在一首诗里所表白的：“美有野心吗？可我看到的美总那么心平气和，它无意于爱情的狂热。”这就是“原生”的本色。因此这样的作品不是那种训练有素的匠人雕琢出来的，而是灵气的产物。灵气这东西是颇为神秘的，它甚至对作者自己也是一个迷；它往往传达一种不可言传的信息，这信息到了艺术中变成一种如克莱夫·贝尔所说的“有意味的形式”。就是这“有意味”三个字常常让批评家煞费苦心而仍然说不清道不明，以致吃力不讨好，频遭作者的唾骂。但一件艺术品如果没有“有意味”的奥秘，就很难取得原创的价值。对此小蝉分明有自己的体验，她说：“对于别人秘密本身就是美，明晰可见，又琢磨不透。”小蝉的画那种特有的率真和童趣（包括她给画作题写的仿佛出自小学生的字形），本身就是一种艺术的“味儿”，所以她的画一开始起点就较高，很快获得业内的承认。她甚至一开始就让我想到了米罗。

其次是它的抒情性。艺术家与匠人的主要区别之一，是后者只关心技术的完成，却并不投入感情。小蝉则不属于这一类。她看起来淡泊如水，其实是个感情丰富而内敛的人，她不全是“心平气和”，她常有心中那“颇为不平的块垒”，或“内心那不可克制的东西”，诸如“强劲的雨云就活跃在时空交错之际”。这赋予她以诗人的情怀。事实上这个内秀的才女在画画之前就开始写诗了！她以花卉为题材，主要不是为了单纯呈现花的世界的美，个中奥秘还是托物寄情，抒发她种种微妙的诗的情致，通过画笔营造一种诗的意境和氛围。像《你说》、《当我把笔探向秋

季的花园》、《有时候梦像云朵静静降落》等画作都是诗意盎然的佳作。再看《已是夏天》这首诗，那正在绽放的绚丽的石榴花在作者心目中却是“火红的孤寂”，透露出眼前的辉煌依然冲淡不了内心的落寞和忧伤。因此她没有在技术上刻意追求，而着力在绘画的意蕴上、“能指”上独运匠心。她因此常常情不自禁，通过文字把她的诗情，把她对生命和生活的感受透露出来，让诗与画的交谈更通达、更默契。这里她把作为抒情画家与抒情诗人的特质融而为一了。

第三是它的思性美。取得了博士学位的小蝉不仅是个善于抒情的诗人，也是善于思考的学人。她的这一禀性又作为一种“血液”融化在她的画幅中，因而使她的画作承载的意蕴更丰富、更醇美，有了更多的值得咀嚼的东西。随着她的人生阅历的日益丰富，思考的日益深入和成熟，她的创作的内驱力也日益强烈，艺术表现空间也随之不断扩大。难怪她的画越到后来题词越多，显然，单凭色彩语言已不足以承载绘画的思想容量。《我们》、《墙角边有一片记忆》、《有人说那是海的颜色》等读了都让人沉思、遐想。在现代，思考成了知识者的一种乐趣，哲理被赋予了美。因此对于任何文学、艺术作品来说，思想都是灵魂。一个作品有思想、有哲理，只要不是表面的张贴，而是融入艺术之中，则这个作品肯定是有品位的好作品。因此小蝉的绘画趋向抽象是一种必然。

凡有抱负的现代艺术家都以重复为耻：他既不重复前人的，也不重复他人的，甚至也不重复自己的。当自己的创作风格一旦形成，他就必须考虑逃离它，去另辟蹊径。小蝉的早期绘画随着她的博士论文的完成，随着她的研究生涯的开始，特别是随着她两次被邀出国讲学和办展，基本告一段落，而从2008年起步

入一个新的里程。在这个里程中无论她的人文观念还是审美观念都获得了更新，甚至连她的笔名也更换为桐溪——新阶段的代号。桐溪走出了花房，走向山川田野，她开始画了一些“大画”。桐溪显然没有理会国外的透视法，也没有遵循中国水墨画的规矩方圆，她用的是无师自通的现代派方法：打破时空秩序，用类似“蒙太奇”的手法，在等距离的空间，创设一种超现实、超经验的画面。实际上她在用画笔做一种表意性的审美游戏，在这游戏中，花卉依然是画面的母题，而且由昔日的花枝变成了高大的花树，依然处于视线的中心。2008年突现的这许多画面，是“金蝉脱壳”后“涅槃”出的桐溪的心像、意像和想像。而这些个“像”似乎都朝向一个“所指”——“禅定”的境界。因此它们具有一种“佛性”的美。其中《远足》、《棋局》特别是《声音里的梦》在我看来是比较典型，而且比较成熟的几幅。那种田园的静谧，那种天空的宜人，那种心境的宁静，那种彼此的友善……天地与尘世之间是如此的圆融，这正是“禅”的意境也，不啻是“诗意栖居”之佳境。在这里桐溪接通了我国道家文化和美学的血脉，值得为之欣慰。

事实上多年来小蝉一直都在修炼她的佛心。最初认识她的时候，就听她谈起她和妹妹一起去西藏的经历（她妹妹至今仍在西藏从事慈善事业），谈的多半是她对佛的兴趣。近年来我惊奇地发现，她真的吃素了！这使我深为钦佩。在我们这个浮躁的时代，一个人要树立信仰已经不易，要为这信仰去修身养性就更难了，尤其是向佛门迈进。但小蝉确实在身体力行，不仅在饮食中戒了荤，而且在创作追求中日益明显地体现出“禅”的精神，做到了做人 与 作画的统一。因此小蝉向桐溪的跨越实为“蝉”向“禅”的复归

与升华。鉴于桐溪无论在信仰上还是艺术上都还是刚刚“得道”，故仍称“小禅”，算是与“小蝉”异义同音。相信这这也是一个短暂的过程。桐溪或小禅必定还会用第三、第四个笔名来标志她不断更新的艺术里程。

若不是从技术层面，而只是从创作层面讲，艺术的本性是“无法无天”的。因此希望已经走上研究道路的桐溪注意：要让理论成为你创作的支撑，而决不可让创作成为理论的附庸。因为创作与理论的关系，一如实践与理论的关系：前者是第一性的，是决定理论的有无的。因此艺术史上的每一个重大突破，总是创作先行，然后理论跟进；而在一定时间内，理论还会成为绊脚石。

其次，既然艺术的本性是不守规矩的，则希望画家桐溪在未来的征途中还须大胆些：大胆逃离已有的，大胆探索未知的；题材还须扩大，想象可以“不着边际”，审美取向尊重多元。

第三，诗情画意是一种美。但画中题词、题诗要注意含蓄，切忌直露。有时艺术的魅力就在于含混，点破谜底会变得乏味。要给观众留有琢磨的余地，甚至多重解释性。

2009年春于北京

垂首目光所及剩下
 一串琉璃頂鏈像水一
 樣閃光眩亮你的秀髮
 逐漸消逝的曼陀羅花又
 緩緩歸來 己丑春小蟬



解读年轻画家小蝉

文洁若

我认为,画家小蝉是一位很有前途的青年人。

记得那一年,吴修平先生曾多次带着年轻画家小蝉来看望萧乾。在小蝉成长的过程中,福建的李育中教过她山水,她又跟着朱家陆研修花鸟。随后到了北京,在中央美术学院师从邵大箴、钱绍武、薛永年等教授。季羨林、孔令仁等先生也很喜欢她的“天生气质”。原中国画研究院院长刘勃舒说得好:“我觉得年轻人的成长,不能单靠伯乐那种个人发现人才的方式,更要靠大家创造一种使人才脱颖而出的环境。作为一个真正的艺术家,一名美术教育工作者、评论家,必须给年轻人以支持、关怀和指导。许多青年画家的成功既要靠自己,也要靠别人;既要靠批评,也要靠鼓励。”

与小蝉这几年的交往中,我发现,她的确比萧乾还幸运。1937年,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1949年,新中国成立,又走了一些弯路。那些年,萧乾个人的生活和事业,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影响。及至迎来改革开放的盛世,健康状况又日趋恶化,他是怀着深深的遗憾离开人间的。

相形之下,小蝉“生也晚”,她刚三十几岁,却早就拥有了宽敞的画室。她没有后顾之忧,可以随心所欲地作画。

2001年6月,北京美术家协会和《美术研究》杂志社在中国美术馆为小蝉举办“小蝉的艺术——自然与心灵”展览。我把1998年小蝉赠送给萧乾和我的一幅题为《相依》的画,也送去参展了,因为我希望更多的人欣赏这幅在病房里伴随着他度过生命最后几个月的杰作。

2001年我有幸三次见到季老羨林。第一次是4月29日,母校隆重举行“清华大学建校九十周年庆典”。我荣幸地作为特邀嘉宾出席。《解放日报》头版刊载了一幅彩色集体照。季老神情端庄地站在第三

排中央。照片上所显示的20位男同志(另有两位女同志)中,他是惟一着中式服装的。

6月19日,我应邀到全国政协礼堂去参加民盟成立60周年庆典。坐在主席台上的季老依然是中式短褂长裤。这身打扮是他的本色。

6月26日,我到中国美术馆去参加小蝉的画展开幕式。“小蝉的艺术——自然与心灵”大写意花卉国画展持续了一周。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期间,美术馆的展出全是大规模的“群体动作”。小蝉举办的是独一无二 的个展。小蝉安排我站到前面去,这样,我就有机会近距离观察季老。他走路不用人搀扶,腰板直直的。仍是一身传统中式裤褂,一双半旧千层底布鞋。对他的光临,我没感到惊奇。

开幕式上季老声音洪亮地说:“今天来参加这个会,心里特别兴奋,因为过去来美术馆参加的多是老画家或中年画家的展览会,今天是个很年轻的画家,所以感到非常兴奋。我们常说‘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换旧人’,年轻人将来一定胜过老年人,这是社会发展的规律,是历史的进步。小蝉将来在画界或其它方面一定会胜过我们。这是我所以兴奋的原因。”

“另外,我在这里讲几句外行话,对美术我不能说完全不懂,但基本上是个外行。过去小蝉的画我看过不少,今天我来又看了一遍,给我很深的印象。最近我读了一篇文章,写画家陈师曾和另外两位著名画家的比较,那两位画家从技术上讲是一等的,但不如陈师曾的画那样有文人画的内涵、有书卷气。对这个观点我很同意。小蝉的画我感觉颇有书卷气。书卷气就是文化内涵比较丰富。过去我看她的画多是比较短的、小的,可以看出她是学习吸收了很多中国画的传统,中国画讲究笔墨,讲究气韵生动,很有特点,这是西洋画办不到的。她继承了我们传统中国画的优



点。另外，画展上有新东西，不但有小幅的，还有大幅的画。大幅的画我今天仔细看了，感觉小蝉非常刻苦、非常努力，对中国文化有一定的造诣，因此才显出书卷气，我希望她今后继续努力，不骄不躁，锲而不舍，不断提高自己的文化素养和艺术水平。这就要向中国的画家、外国的画家学习，努力把全世界的精华集中于一身。”

孔令仁教授是孔子的后代，在小蝉的画展开幕式上，我曾站在她旁边。我赞成她在《群言》卷首语《儒家价值观不会过时》（2001年5月号）中阐述的观点：“我们现在所用的‘法’和‘德’都吸收、继承了过去法家的‘法’和儒家的‘德’的合理内核。如果我们现在所用的‘法’和‘德’，拒绝吸收、继承过去文化遗产中的合理内容，它们将不具备中国的特色，将难以与中国的社会实际相结合，因而也不可能在中国社会扎根、开花、结果。”她在小蝉的画前欣喜地说：“我觉得小蝉是思想很活跃，创新力量很强的一个画家，她像要展开她那蝉的翅膀，飞出中国飞向世界。”

季老、孔令仁教授和我，背景不同，平常也没有交往。我曾想，是什么使得我们站成一排，来祝贺小蝉的个展举办成功呢？41年前的“破四旧”，害苦了中华民族，多少优秀的人被迫害致死，多少文物毁于一旦。那时小蝉还没出生。在新时代，我们发现了小蝉这株新苗。她脱颖而出，在继承了我们传统中国画的基础上，有所创新。我们把对下一代的殷殷期望体现在对小蝉的关怀上。小蝉聪明好学，2002年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中央美术学院博士研究生，2005年毕业，获得艺术学博士学位，她的博士论文是关于丰子恺的。我曾把挪威何莫邪教授写的一本丰子恺研究送给小蝉，这是当年作者题赠给萧乾的。没想到小蝉把全书翻译了出来，并且在读博期间就由山东画报出

版社出版了。也因为这个机缘，小蝉认识了何莫邪教授，之后小蝉有幸又受到了国外学者的关注，她在毕业后先后两次被邀请到挪威著名的奥斯陆大学，第一次是2006年5月的访学和演讲，第二次是今年2月奥斯陆大学为她举办个人画展。这是继2001年中国美术馆个展之后又一次成功的画展，她的画展在奥斯陆大学引起轰动，也引起了一阵中国文化热，小蝉不失时机地向西方观众介绍中国的绘画艺术，她有一篇演讲稿的题目是《〈论语〉与学画》，从自己的学画出发，谈了中国画与中国文化的关系。

现在小蝉载誉归来，回到就职的中国艺术研究院，继续她的学术研究和绘画创作，她勤奋，有毅力，游刃有余，小蝉的前途是不可限量的。

2007年6月

东方， 带着她所创造的感性手段来临

石计生

我知道为表现森林而设想的
我知道从哪里进入森林最稳妥
东方 带着它所创造的感性手段
顺着水流 忐忑不安地
显示出适应性——我无法掩饰
强劲的雨云就活跃在时空交错之际

——小 蝉

1.

小蝉到桐溪。桐溪到小蝉。不是开头，也不是结尾。若是注定要从这儿开始就从这开始吧。“东方 带着她所创造的感性手段”，破茧而出的是美丽的展翅，她能够跳动的譬喻时而成为参天绿荫，时而安然沉静若水，句子中向往着信仰与情感，也敏感地知晓某些不可挽回的遥远里虽有理想“顺着水流 忐忑不安”，这眼前现代的面目可憎也有几分可爱，她在日常生活中蜗居，像个常人般上班，大隐于市，“显示出适应性”，诗画之间交织着分不清楚的美丽。小蝉到桐溪。桐溪到小蝉。

2.

理解桐溪的诗无法脱离她的画。她的画与诗意一脉相承，都是《水墨语言》：

不要再犹豫了
久久站在窗前或者门前
那个最爱我的人
我宁愿这样相信
即便你始终没有出现

梦想也需要勇气
何况你，谦卑的好人
不论从远方还是从心底
都不曾停止追寻

要不是阳光把秘密泄露
我怎能相信你就在眼前
黑夜以广博的胸怀
接纳太阳的投影

我的手歪歪扭扭写下几行字
淡蓝色的花园边
墨色淡淡晕开
你的爱就这样渐渐迫近

这写于2001年4月天的诗，充满电影艺术蒙太奇(Montage)的时空交错手法，藉由“阳光”这个介质，把一个原本非常静态的临窗画画的状态，转化为超现实流动的心灵意象，多层次流动着韵味无穷。诗中人那对于爱情含蓄隐藏极深的期待随着光线的犹疑“把秘密泄露”，把遥远或心底不停追寻的“始终没有出现”的心仪对象，若隐若现地从窗前或门外带来眼前，“黑夜以广博的胸怀/接纳太阳的投影”，这暗明之间的交融，正是诗题“水墨语言”的意涵，有着以简驭繁的东方气息，存在画家小蝉的毛笔悬腕的气定神闲，也存在意识流的瞬间情感触动，在她特有的画中有诗的落款，“我的手歪歪扭扭写下几行字”，几行字通常是诗的语言，光影带来的“淡蓝色的花园”般的爱情，转化为合于和合圆融的感情基调，淡淡晕开的水墨黑色，在雪白的宣纸上迫近，看起来很近，其实很远的朦胧之爱，我们似乎又回到了一个轮回的发端，诗的一开始“不要再犹豫了/久久

站在窗前或者门前”，一种无可言喻“哀而不伤”的情愫在宁愿相信最爱的人始终没有出现的句子中令读者扼腕叹息，周而复始。

3.

年龄，更精确地说，时间完全无法范围像小蝉这样被上天捡选中的诗画家。生于1970年看来早慧，就灵魂而言则成熟到早已是无可救药的理想主义者。因着某种全部的热情“十四岁那年的春天萌芽了。从此以后她默默地生长，默默地承受来自心灵的风雨”^①，这诗的触发，她的眼睛张开了，渴饮着来自内在的随地而出的泉水，领受着良好学院机缘的导引，艺术精神性一发不可收拾，两相对托下终究更加光彩地让她极为特殊地跨界于现代诗与绘画这两门艺术间，而成为一个具有丰沛创作力潜能的美学家。就我所知，作为艺术家，本来无师。盖真正艺术，直观性与领悟性远大于教导与承袭性，其伟大性需要的是跨界的启迪，不是言语上的，而是心领神会的真善美的光芒。在这点上，小蝉得天独厚。除了师承的是中国美术界的精华：中央美术学院的邵大箴、钱绍武和薛永年等教授；而文学界则也是无可替代的巨人：萧乾、文洁若与季羨林等。尤其是当她见到大文豪萧乾先生时领受的“他的微笑不同于我见过的任何别的微笑，像是有天使的光芒闪耀在那微笑里，不需要任何语言，我突然感到了完满人生的生动具体的启示”。这看来与绘画无关的微笑，却是千载难逢的精神传承，从感性遥远的源头，一路顺畅或颠沛流传下来的属于中国知识分子的理想与吸纳东西方艺术力量的和合圆融，才有这样一个暮霭的微笑，给予素面相见的年轻人这样的震撼。小蝉自陈“他的微笑那么深地感染了我，我那颗喜爱艺术的心从来没有像那时那样真实、安详。

我的水墨花卉随之奇妙地进入了另一种境界，连我自己都明显感觉到了，感觉到画面上跳跃着什么”。水墨画如此，与她精神完全互通的诗何尝不是？在《快乐的昆虫》时代较为平面与静态的构图和个人的抒发基础上，虽不是绝对如此，但大致上而言2000年后小蝉写的诗明显产生了变化，从最为擅长的情感、乡愁到信仰与处在都市社会中的反思，不但关怀面有加大的趋势，其字句亦展现多层次、流动与哲学性，这同样也展现在改名为“桐溪”之后的小蝉的采取抽象风格作画的新趋势，如与诗《声音里的梦》同名的画作：

总有一天拭去无端涌出的泪水
有什么比离别更长久的体验
无可慰藉的夜里一双眼睛
窥见心中的痛处
偶然间走出居室也不肯转身
就在那儿在世间
幸福独自流放远方

观画者不但感受线条与色彩，同时被诗篇所触发，产生自己的想象与句子：

如海涛般流动的山峦，作势如僧人无法入定的伽迭坐，或者作揖合十，或者行吟，在夸张巨大的草本花树之间，风吹乱一颗很想东方沉静之心，梦里的声音，是一种面对现代现实流动纷乱的情感，感叹“没有苦难的泪水从无助的眼眶涌出”的情感。

而另一精品《月夜》则更进一步展现了艺术家的内面空间：

生态繁复鸟兽鸣禽开满超现实顶天花的文思泉涌魔山，在一岩盘深厚基础稳固的山林间，错综复杂、曲径多途，有想通过艺术寻找回家的感觉的人的踽踽独行，而月是如此孤悬冷眼旁观，令人感觉寒冷与悲哀，但几乎占了一半画面的留白，却给予我们霜枝大寒中一点光。这东方，通过桐溪笔触，带着她所创造的感性手段来临，想要温暖我们命运多舛有着那么多愁容的现实人间。

小蝉自陈“确实对待事物我常怀一颗‘平常心’，但分明心中又颇有不平的块垒，它隐藏在深处，偶被激发”。现代感“经营安静的位置，在日常蜗居中，形象占据了空间，同时勾勒出空白的‘形象’，它把情感无限绵延”。“自相矛盾”对于艺术家向来不是坏事，能够将这样的感受用艺术语言表达出来才是最重要的。桐溪已经不自觉敏感地知晓了东方和合的世界凝视中的矛盾，不只是“大写意花鸟画”的，也在这本诗画集中以文字彻底展现。

4.

虽然“只为漂泊的心想要一个深深的应许”，2001年迄今以来的桐溪诗作里也流露了丰子恺“敦厚的讽刺”，已经被烧伤的大地，小蝉“涂上防晒霜”从中间走过，于午夜梦回回到故乡福建所象征的农耕时代，满怀希望“戴着常春藤的花冠回家”，故乡的形象与她目前蜗居的北京城的交迭，也时常出现在这本诗画集中，关于外婆与母亲的日常温暖；也会时时回望那现在立足的城市陌生人群，反讽地从容不迫，富有同情心的行走，嘴角却带有“转瞬即逝的微笑”，而面临拆迁的旧房子、胡同里的颤动窗花格，桐溪包裹着她的所有以东方和合力量的世界凝视，在

回廊和庭院之间徘徊，直到找到“真理的人离去了，心还要保持沉默，那是别人的忧伤悲痛，任它在怎样的天空下伸延”。

直到“突然感到有什么色彩笼罩着这条回廊，它使这晚的空气异常清新，我心里充满了希望，即便在黑暗中也无所畏惧”。

2009年3月23日于台北外双溪

① 此处及以下引号部分未加说明者，均引自桐溪（小蝉）诗文。

我读小蝉

王 辛

第一次见到小蝉，就觉得她与时下一些时髦的“艺术人物”颇有不同。不张扬，且沉静得甚至有点落寞；似乎不善言辞，但是，聊起与传统文化有关的话题，谈到儒、道、释，以及她所崇敬的那些“为文化而化”的老前辈，却流露出一种难得的热情。

后来，渐渐了解，小蝉对传统文化的热爱非同一般。她研习国画，尤擅水墨大写意花卉。谈到她痴迷的水墨语言与中国传统文化血脉相通，她那诗意的表达真好：“我对滋养我的那块土地上绵延不息的历史文化有着深厚的情感，我的花儿有根，柔弱但是坚定。”

不过，小蝉之所以为小蝉，我以为还在于她的自然、本真，她有真性情。她的诗和画，尤其是早期之作，就像快乐的夏蝉，把天籁之音唱给人们。

有评论者这样谈到小蝉作画：“小蝉画画一点负担没有，拿起笔来涂涂抹抹很轻松。”还有论者看了小蝉的画展，说：“总的感觉小蝉是一个‘快乐的昆虫’，像一个昆虫在那里自由自在地玩儿。”

好一个“玩儿”！此令我想起我所见识过的几位真正把中国传统文化融化在血液里的中国文人，词曲学家刘崇德先生便是其中之一。

因为对稀罕的曲学感兴趣，我曾专程跑到天津探访刘先生。亦诗亦画亦文亦曲的刘教授，就主张艺术是“玩出来的”，他强调诗文绘画乃性情中事，需要雍容不迫的态度，“何可寸功利尺量”。

印象尤其深刻的，是刘先生谈到他的老师、黄宾虹入室弟子段拭先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矢志不移的热爱。“文革”期间，段先生受迫害致死，生命弥留之际，在医院的病床上，竟用打针剩下的棉球、牙签在片纸上作画，留下数本4.3×3.3厘米及10×5.3厘米弥足珍贵的微型画册。刘先生说：“中国传统文人，不是把文化当饭碗，而是当作生命。”他也多次用平淡的口气表示：“我们写诗向来不是为了出版发表，

画画也不是为了参展。我搞曲学研究，是因为刻骨铭心的喜欢。”

季羡林先生曾称赞小蝉之画有“书卷气”。众人之评，也多称小蝉画有“文人画”风。著名评论家邵大箴先生对小蝉的绘画更有一番贴切的评说：“她对水墨有特殊的敏感，她从笔线、墨韵、色彩中看到人们精神世界表现的无比丰富性，她也从中寻找到无比的乐趣。水墨之美在于质朴，在于自然，在于质朴、自然中所包含的诗意，这与小蝉的本性很接近。所以她对水墨乐此不疲，水墨成了她生活中不可缺少之伴侣，是她寄托感情和思绪的最好方式。她来到这世界上，似乎就是为这水墨艺术的。”

显然，小蝉的“昆虫状态”，正是她的独到之处。正是这种“不经意为画”的状态，透露出小蝉的绘画何以有一种独特的魅力。在当今多少人皆为物欲汲汲奔走、争相把画品当商品只为换得名与利之时，小蝉却不紧不慢，尽着性情挥洒。她是用“心”在画，她的绘画，透露的是生命的本真，永无止息的对人生的探问，使她有一种非画不可的冲动。这样“流淌”出来的画面，自是别有一番情致在其中。

小蝉画画，缘于写诗。她说：“如果在我的生活中有什么与写诗类似的事情发生，那就是绘画，它是思想的花朵以另一种形式成长。”

有意思的是，“为水墨而生”的小蝉，一幅幅水墨画中，题的却多是现代诗——她随时即兴而发的、意味隽永的散文诗，再加上她那流露出一派天真烂漫孩子气的拙笔书法——真是一种奇妙的组合。记得第一次看她的画展，就觉得好不新颖。那些画面，不似我曾见识过的一些美轮美奂、惟妙惟肖的花鸟画，也不似象征久远年代的古香古色，她们散发着传统水墨画独有的幽香，却又分明跳动着现代人的情感韵律。

无疑，这是小蝉绘画的一个特色。她这般诗画组

合，是否在突破传统图式上找到了一个切入点？或在传统大写意上开出一条新路？那是画界评家的专业话题。作为观众的我们，重要的是为她的画中诗、诗中画所感染、所触动、所欢喜。

于是我不由得想到她撰写的《丰子恺诗画》。

我曾问小蝉，她为什么选择研究丰子恺，她的绘画之路，是否深受丰子恺的影响？答案似乎无须回答。在20世纪中国画坛独具一格的丰子恺绘画，最大的特点就是自然天成，于拙朴简洁之中，充满了浓郁的诗情。小蝉的心性、风格，实与丰子恺心气相通。所以，才有这种缘分，独辟蹊径地探幽丰氏的诗意绘画，将“子恺漫画”还原为“子恺诗画”。

据说，上世纪对丰子恺画作众多的评论中，最经典者当属朱自清所言。他说：“我们都爱你的漫画有诗意：一幅幅的漫画，就如一首首小诗——带核儿的小诗。你将诗的世界东一鳞西一爪地揭露出来，我们这就像吃橄榄似的，老觉着那味儿。”

“那味儿”，是什么？

小蝉以为，诗意的核心乃是人情，丰子恺看似简单平常的“漫画”，因表达了丰富的人之常情，蕴涵着深刻的人生哲理，而具有永恒的魅力。而那如梦如幻且又至情至理的“诗意”，往往深藏于观者的潜意识之中，艺术家的天才，即在于触动它，引发它，唤起观者心中的诗意。

是啊，古今中外，世事沧桑，不变的，唯有人之常情，或曰共通、普遍的人性。难怪小蝉在挪威的画展，受到那么多似乎并不了解中国文化的“蓝眼睛白皮肤”的喜爱。事实上，即使是“狂妄的”现代人，备受诟病的中国“暴发户”，心底里，潜意识中，谁不渴望心灵的抚慰，休憩的田园？

或许，今日之小蝉（桐溪），画风已有所改变。有论者即指出，小蝉新近的一些作品似有向抽象风格转变的新趋势。我想，在绘画风格上进行一些新的尝



试，当是小蝉新的迈进。而正如她所体认，中国艺术追求诗意的精神，诗意是中国画创作和欣赏的核心内容。那么，丰子恺“温柔敦厚的中和精神与宁静致远的境界”，仍会引领着她，继续咀嚼那能唤起人类共鸣的“诗意的味儿”？

说到这里，便想到小蝉与丰子恺心气相通，实在还有一个重要因素，那就是佛缘。

丰子恺曾师从李叔同，对佛学造诣甚深。可以说，佛教思想是他艺术灵感的源泉，他著名的《护生画集》，就是其佛教思想、信仰的代表作。

小蝉向佛，是否是在研究丰子恺之后，我不知道。但小蝉向佛之真诚，不在于她竟能舍弃美食坚持素食，也不在于她虔诚地抄写那冗长的佛经，我知道，她并不着意于佛教的任何形式，充满哲思的她，只是欲打开另一扇探问生命的大门。

佛学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学大家饶宗颐先生就指出，中国人老早就“三教合一”了，中国文化中，差不多有三分之一是佛教，不了解佛教就不能了解中国文化。

小蝉曾说，自己对佛学、禅宗并无研究，只是生活中常怀一颗“平常心”罢了。殊不知，平常心即是“道”（“平常心是道”，高僧马祖禅师语）。能以平常心做人作画，岂是一般人能所为？

在《丰子恺诗画》中，有一段，小蝉以丰氏一幅题为《生机》的小画探讨其绘画的“生命诗意”。这幅画的画面极其简单：一截断墙，砖缝里钻出一根芽草。诠释这个画面，小蝉是这样写的：“墙代表强大、残破和艰难多变，重重的挤压，类如佛教里的悲、苦、疾、难。而芽草是卑微柔弱的，却在拼力生长，正是墙的强大与压迫，突显弱小者的力，生命在于悲苦中的坚守，在于一种自足，在于一种萌发。”

生命，“在于悲苦中的坚守，在于一种自足，在

于一种萌发”，这就是生命的玄机么？

其实，参透生命的玄机，又岂止佛教智慧。西方先哲、杰出的思想家帕斯卡不是说过，人只不过是一根芦苇，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但是人是一根能思想的芦苇，人的全部尊严就在于思想。他更进一步阐发，能认识到自身渺小和可悲的人（思想者）才显出伟大，而愈是伟大者，也愈多悲哀。面对人类的宿命，他认为，最可赞许者，是那些“一面哭泣一面追求着的人”。

小蝉的本名叫张斌，笔名还有小禅、桐溪，但是我独喜“小蝉”。

读小蝉的诗集《快乐的昆虫》之时，我似忽得“顿悟”：那微小的、在焦躁的夏日给人们带来歌声抚慰的蝉，是美好的象征，也是“哭泣而追求着”的象征啊！

据知，蝉的生长、蜕变过程，和人生一样，充满了风险和挑战。但是，她以欢快示人，以诗意示人，每当春去夏来，“在深深的草丛沉睡，做五月悠游的昆虫”——这，也是小蝉喜欢的惬意人生吧。

2009年4月



作者近照（王志江拍）

自叙

桐溪

我想，我在妈妈子宫孕育的时候，偶获饱含阳光的露水精华。

庭院梧桐叶子上，水汪汪的一滴，沉甸甸落下，一半儿融入袍衣，一半儿没入黑土。人想一辈子不分离，怎么可能？水珠儿在一瞬间，就分开了。

记忆里总有黑山水的涌动，日子在黑墨与白宣之间滋长，在线条和色彩间游走。我不敢对那些画看太久，水珠还是泪珠涌上眼眶，画面就模糊起来。

每当想要懈怠，黑土里的半滴水珠，就从画面呈现，牵扯着思绪和目光，通过体内的另一半，从空中落下来，薄薄宣纸就生机一片。

如果画面不再晶莹，我如何再芬芳，视线扫过画面，两半水珠合而为一；如果我的灵魂将干涸，那些画将成为悲伤的眼泪。

初遇水珠就失落了一半儿灵性。我念着那半滴水，想着她溅入泥土的一瞬有着怎样的不舍，于是一遍一遍在宣纸上抒写。梧桐树下湿漉漉的黑土，依次铺呈人世间的百态，像花儿从泥土里静静出生，每个季节从含苞到盛开，愿望自由地在天地间悠游。

那半滴水珠与这半滴水珠，在柔白的宣纸上遇合，藉着我的手一次次复合分离，默不作声的画幅从东到西从南到北，藉着复合的一滴精华，芳香十方，闪耀着生命的幸福。

长久以来，那些柔弱的花儿成为我灵魂的支柱，成为我思想和生活的模式。花儿的姿态各异，没有人知道那是我人生的一个个足迹，对家乡的回忆时时触动心中的渴念。

每当雨后竹林子打湿发梢和睫毛，我的花儿就从笔下飞回去，一路上歌唱和舞蹈，我的诗就这样出来了。

小时候，外婆的歌谣像泥土里那半滴水珠的化身，至今是我创作的灵感和源泉，教我相信人世的温情与感伤，可以从运笔的轻重缓急中悄悄流露；教我相信人类的怜悯心经由文化的涵养，可以开出绚丽的花朵。线条变得稳健而天真，色彩变得明亮而含蓄。

我想献给花儿一滴完整的水，再把这花儿献给你，她将在你的眼睛里生长，将随着你的呼吸摇曳，她将不再自我，书架边白墙上看着你忙碌。你偶尔抬眼看看画幅，这样就可以了。

你的生活里我在又不在，静静度过的岁月，曾经发生的事件都浸透到枝叶，水珠儿一瞬间就分开，可我知道，画幅里我们的气息合而为一了。固然是无意间画了一幅画，但她因我们血液的流动和生命的存在而变得生动，她深情地注视这个世界。

花朵总是画幅的重心，也是我生活的重心。只有你不经意走过来，在春天乍暖还寒的时候，在去年的

忧愁还没有完全褪尽的时候，走进我的生活。在你久久注视下，我的重心倾斜。

你拉起我的手，说跟我走吧，带上你的画笔跟我走。这时候我想起了亲爱的爸爸妈妈和妹妹，什么时候起我们天各一方，难得一聚；想起庭院梧桐的叶子正像你的手掌，宽大厚实，抚摸声音里的梦，引领我回家，回到熟悉又陌生的地方。

一切原来这么简单，我开始画一幅新的画。

2009年3月23日



花卉
Flowers

If

If I had never been born
never stepped into this dusty world
and the yellow earth meant nothing to me,
then I would not care what would become of me
as the wind blew away in the open air.

Maybe as a naked blooming magnolia
or a warm and animated love poem
my life had not yet begun
and the only concern would be,
that your eyes had watched me,
that your voice had read me.

But I would still not be sure,
whether I could become a thing often close to you,
whether I could touch your heart
the way I now do.

Tong Xi
February 1998
translated by Halvor Eifring

如 果

小 蝉

如果我从未诞生
从未步入尘世
那黄色的土并不意味什么
高空的风吹过
我不在乎成为任何事物

赤裸开放的玉兰
或一首热烈的情诗
生命尚未开始
我却记挂着
只要你的目光注视过
只要你的声音读过

可是我不能把握
是否能成为你常常接近的事物
是否像现在这样
让你心动

1998年2月

Sky color
天空的颜色
68×136cm 2008

天空的颜色

桐 溪

一遍又一遍呼吸着静默
逐渐接近隐者伴山风修行
简朴的灵魂知道光辉来自何处

欢聚的时光向何处去
曾经携手漫步的花园向何处去
树木还在原地长久站立

世外遗留下来抚慰的声音
热忱飞翔出入胸怀
一夜之间懵懂岁月向何处去

是天空的颜色钻进身体里
这片蓝那片蓝
噫！心中最绚烂的存在

2008年初夏



诗意地生活

小 蝉

一
诗人的心被刺痛，站在高处。啊，多么危险的荣耀。

二
月亮和石头有什么区别？是通过眼睛看到还是通过心灵感受。

三
至于诗的节奏和韵律，可以说成诗的精神，也可以说成诗的道德。写诗的快乐通过节奏和韵律体现，也激起道德和智力的较量。

四
她不知道在记忆里埋藏他的形象，是一种多么残酷的刑罚。

五
写出来的永远不是悲剧，因为它赢得一把同情之泪，成为命运的宠儿。悲剧是无法定义的，那在一个人的头脑里悄悄进行着，最后进入坟墓的，怎么定义？

六
美有野心吗？可我看到的美总那么心平气和，它无意于爱情的狂热。

七
如何度过关在屋子里的一天，就是如何体味一种单调而富有魅力的景致。

八
亨利·摩尔的作品在中国的公园，这就是生活的意义。它展示了当前的生存状态。作品中的空洞，喻示饱和的梦想又回来了，落在我的眼睛——“秋水共长天一色，落霞与孤鹜齐飞”。难以捉摸的不是我的梦想，是驻足在作品前人们的眼光。

九
真正的诗人在世俗中隐匿着，谁不赞美点缀着几朵野花的大片草地。

十
绘画是一种暗示吗？可是那些物象的轮廓很清晰。

十一
光线和色彩受到神灵启示吗？它们在印象派的画幅里不担负卫道的职责。

十二
色彩已不似原先那样无所顾忌了，本性的流露却愈加明显。

十三
哑剧是白色的，今晚的主角穿着白色的衣裳，画着白面谱，这比笑声留给我的印象更深刻。它像一堵白墙，挡住了形形色色的忧伤。

十四
看完演出，我回到画室，喝一杯清水。时间被一口一口吞下去，没有人道晚安，在桌前怀旧也显得有些奢侈。

十五
思想是复杂的，语言的复杂更使思想处于混乱状态。

十六
城市是一件未完成的雕塑品，制作的敲打声听上去并不美妙。他们在模仿谁的作品，谁夸口把一生的爱都倾注在里面？

十七
群像无意中铸就，它们了解作者追寻的亲、凝练吗？它们一动不动，像要从自身飞离。

十八
河水倒映着他的灵魂。在浓荫下，那尊雕像借助了他水中的影像。

十九
我惊慕于他能这样随心所欲地引导别人的思想，字里行间流露出妥贴。

二十
只有严肃的学者具有诙谐的感化力。

二十一
这不是才能的问题，如果画了，就有希望。正如人们说，只要活着，就有希望。当我独自面对画幅时，忘记了他只是对画幅漫不经心地一瞥，我却像被遗弃的孩子暗自伤心。

二十二
渐渐地，诗除了自身已无可比拟。

二十三
家园啊，高高的天空充满期待、兴奋的眼睛，是你那里正举行庆典吗，是你正唱起赞歌？

二十四
有的人像山坡，你只看到它长满青草的这一面。舒适地靠着它，偶尔摘一两根小草放在嘴里嚼嚼，并不知道山坡另一面是深广的海洋，激情澎湃。

二十五
有时候让声音行走，有时候让水穿过躯体。

二十六
你明白什么呢，花儿。翅膀不属于你，蝴蝶刚刚落在皮肤，你就一味歌唱，那样快乐，好像什么都明白。

二十七
一切都有了结果时，欲望还在疯狂滋长。粗野而直露的语言变成时尚，但不代表时代，也不代表他，他是谁？他只是母亲的弃儿。

二十八
她的存在是虚幻的，可她拥有梦想并陶醉其中，以至周身那浓郁的气息像爱一样迷人。

二十九
逐渐缓和的气氛里，谁承担了那部分不协调，把游戏结束，回家吧，舞台显得有些多余，演员在后台卸装。

三十
不过，我不否认有展示的冲动，把作品挂在美术馆做一次展览，就像一个人的观念变了，想把秘密公之于众。那些画幅里隐藏着各种可能性。对于别人，秘密本身就是美，明晰可见，又琢磨不透。

三十一
许多事情潜伏着。那些没有去过的省份，那些丢失的记忆，那些闲暇的时日……

As the butterfly flies away, the flowers shudder

蝶儿飞了，花枝动了

34x46cm 1999



Voice of a man
一个人的声音
28x44cm 2003

一个人的声音

小 蝉

我在睡 在醒 所有的躯体
在等一个人的声音
会的 我会穿过山坡 溪流和梦
雪没有从冬季飞来 飞舞的雪
没有搂抱我的家门
但是 你听 有一只飞虫
在窗前哭泣 孤身一人
黑夜就浮上来 我的眼泪
眼泪里一片沉默 整个世界
还有别的声音吗
昆虫撞击窗户的声音 忧郁的电话铃声
飞到哪里去了 你的声音
为什么朝着火光跑去
不再等 不再等清明的天空
我在哭泣 潮湿的肉体啊在飘飞
一只鸟 数码相机照下它纯净的颤抖
情欲的食粮和时钟
一尾鱼 一阵雨 一阵倾盆大雨
想在有蛋糕的早晨实现预言
花园 平淡的花园 没有枕头的睡眠

孩子们的归途就开始呀
就是你握着我的手
你的眼睛 你的文字
吹过来 吹过来 翅膀的线条
任自由不断拍打的线条 飞翔
羽毛飞翔 举起都市慵倦的一瞥
悄悄抛下吧 我的脚踩在何处
甜蜜的梦睡卧 步伐重复
重复着死亡与出生 你迎面飞来
伸手点一支蜡烛 火光能猜透什么
是床 还是床上的被子 被子上的花
白色的躯体 躯体上的爱
还是无处不在的忧伤 看不见
落雪 落雪 我的精灵
不要在黑暗中凝视我 眼泪恰巧落下来
为什么你的声音偏偏迎面飞来
为什么偏偏是你推开冷天栅栏的门

2003年9月17日初稿
10月2日修改



Painting language
画 语
28×44cm 2003

画 语

小 蝉

这是真的 没有一片森林温暖皮肤
经过时没有一个标志 立在眼前
所有风景模糊 仿佛初识的黄昏在回响
斜身靠的那一段 停在云里 映在水中央
有时候又去撞击寺庙里的古钟
钟声飘荡 到处是十二月的忧伤
到处飞扬起生长的旋涡

风在吹 吹下一段段歌声
从天上落下来 也许在故乡的街头听说过
胭脂一般的花瓣 纷纷飘落
映红面颊 在手里融化
我沉浸在忘却的洗礼里 忘了
病痛的岁月 忘了 过过的生日 忘了
庆功的宴席 忘了 体验过的一切

但我想画一幅画 无意识地涂抹
抹掉忧伤和所有偶然的相识
剩下满纸星星和夜的静卧
这时候如果你在身边
我就笑着拉住你的手到画前
它以一种友好的方式接近我们呢
问我为什么也保持沉默

2003年10月2日



Lead a quiet life

燕 居

34x34cm 2008

燕 居

桐 溪

垂首目光所及剩下一串琉璃项链
像水一样闪光照亮你的秀发
逐渐消逝的曼陀罗花又缓缓归来
两座小山之间一池碧绿冷冷地成熟
我却要在这时找寻你，试探你的心
用笔墨就行吗轻轻铺展开宣纸
轻轻落笔纵然藕丝易断莲影难留
奇迹总在其他生命里彰显
总是激起一层层涟漪
直到我的手指触到你的发梢
长街车流如初零乱思绪追逐晚风
灰蒙蒙的尘埃往下坠落
仿佛这屋里唯一的人抖落相思
目光所及窗外本没有飞燕
遥远的空中本没有旧事如烟

2009年2月6日



Yulan magnolia
玉 兰
34x34cm 2008

玉 兰

小 蝉

春天在枝头泛绿
由浅渐深
远远那株玉兰
花开花谢

它像一段语言经历暖风、骤雨
紧随土地的召唤
漫长的时间也留不住
你别过头不再叹息

幸福和这白色的花有些联系
园丁偶然种植了它
你偶然在此驻足

就当作落花从未被看见
朋友们的欢笑依旧
多好的踏青天气



When the green melon vine blossoms,
it is time to say goodbye
青青野藤花，开时亦别时
34x34cm 1999

小城故事

小 蝉

我曾经与你分别过吗
梨花般绚丽的往事
梨花一样的你
萦绕旧时庭院

南方小城也有相似的院子
满城的柳枝飘拂
那里是故乡
也是初尝别离的地方

无数次相逢相别后
童年吟诵的第一首诗
“二月春风似剪刀”
教我记起梨花一样的女子

1998年3月



青青野藤花
 己卯秋日
 小蝉偶感
 开时亦别时



It still emits the same fragrance,
but now our mood is different
它还散发着当初的味道，
而我们的心情都不同了

39×48cm 1999

关起门来那颗树就不见了

小 蝉

关起门来那颗树就不见了
手指刚触到寒冷叶就落了一地
红黄蓝 色系里的波涛与细纹
分明在眼前跳跃画笔不握在我手里
谁画了那些画那是谁的落款
画画的我的名字时常不带姓
做小小的无姓氏的昆虫隐身在
今年鸢尾明年雏菊里
我听得懂花瓣缤纷的手势语言
她们有满腔情愫绽放天地间
面含羞涩的美丽容颜
从早到晚不说一句话可是我
听得懂 我知道有什么在我们之间流传
我知道四季我知道年月我知道
心爱的人一个接着一个离开
可是我不知道那些波涛和细纹里
隐含着什么为什么忧伤如热流涌来
那树通身火红枫叶满目的秋
我看见秋的衣裳在山岗飘舞我不知道
树的心事树的深情昆虫也该有姓氏
可是我不知道时光流逝到今天
是谁忧伤地呼唤我的名字



Wearing plain clothes,
living on your own in South Mountain
子衣素裳，在彼南山
35×42cm 2005

南际公园

小 蝉

小小的南际公园
总有山花依次盛开
只要回到家乡
我就到那里看一看
天晴也爱
天雨也爱
她是一首秀丽的诗
是抚慰心灵的母亲
当我坐得一身绿苔
像调皮的孩子离去
身后也不知谁在慨叹
人在天涯
春在天涯



Bright sunshine
天空洒下淡淡的光芒
56×40cm 2000

天空洒下淡淡的光芒

小 蝉

深巷里藏着一个小花园
静悄悄久已被人遗忘
野花开遍幸福埋没

孤独映照满园
不见他的身影稍做停留
分明是朵朵欢颜

天空洒下淡淡的光芒
可我读不懂他
一半是手势一半是语言

2000年夏



Longing for the south
遥遥望南地
183×145cm 2007

遥遥望南地，如何舍别去。
往迹逝复现，伊人曾游诣。
相逢歌且泣，一朝故人至。

赴约感怀

小 蝉

冬十月的脚步趁着天黑沿地铁五号线加速
树叶儿瘦瘦兮贴着街灯掀起发缕随风
天坛东门我和他秋日里同行如今只暗夜空旷
下班回家的人行路匆匆前面是交通银行
右面是中学左面是体育馆哪里是东门
东门口伫立过矣他的身影何在
咸亨酒家新相知今旧相识停箸叹叹
谁矣 错把他乡作故乡 谁矣
一声叹息落进满溢亲情的酒杯 谁矣
雨溅霜枝抬头瞥见人间世树叶儿黄了
今夜黄叶满地哪里是他立过的踪迹冷风中
路人跨步簌簌兮无人淹留孤身剪影瘦瘦
野鸽子掠过树梢点点目光透漏消息
奈何消息缥缈纵雷鸣也哑然
晴好白日后的冻夜说顺乎自然兮你我他
静观事态时局变化个人命运微不足道
不足道难以道这骤冷的天独自赴约
从北到南世界移动过一个身影
穿梭彷徨兮 身影何辜

2007年11月16日

遙望南地
如何捨別去
往迹漸復現
伊人曾遊詣
相逢歌且泣
一朝故人至

時 農 曆 丁 亥 年 五 月

時 農 曆 丁 亥 年 五 月

新

題舊畫



The four seasons

四季条屏

34×136cm 1998

赞 歌

小 蝉

你被赋予花的形象
那么早就成为美的记忆
漂洋过海也抹不掉
我的祖先已将你四下佩戴

所以我借助你的声音说话
每一季都认真开放
没有哪一种颜色能记录
没有哪一天是终止的符号

旅人歌声从早到晚
不知疲惫地赞美些什么
花瓣露珠突然滑下
沉默的叶子及时接住

没人注意这瞬息变化
园丁的水壶也只想将爱倾注
色彩在目光中缓缓冷却
只有一个人在花园里徘徊

2001年4月





Flowers I've known from my childhood
are like sisters to me

从小就认识的花，像我的亲姐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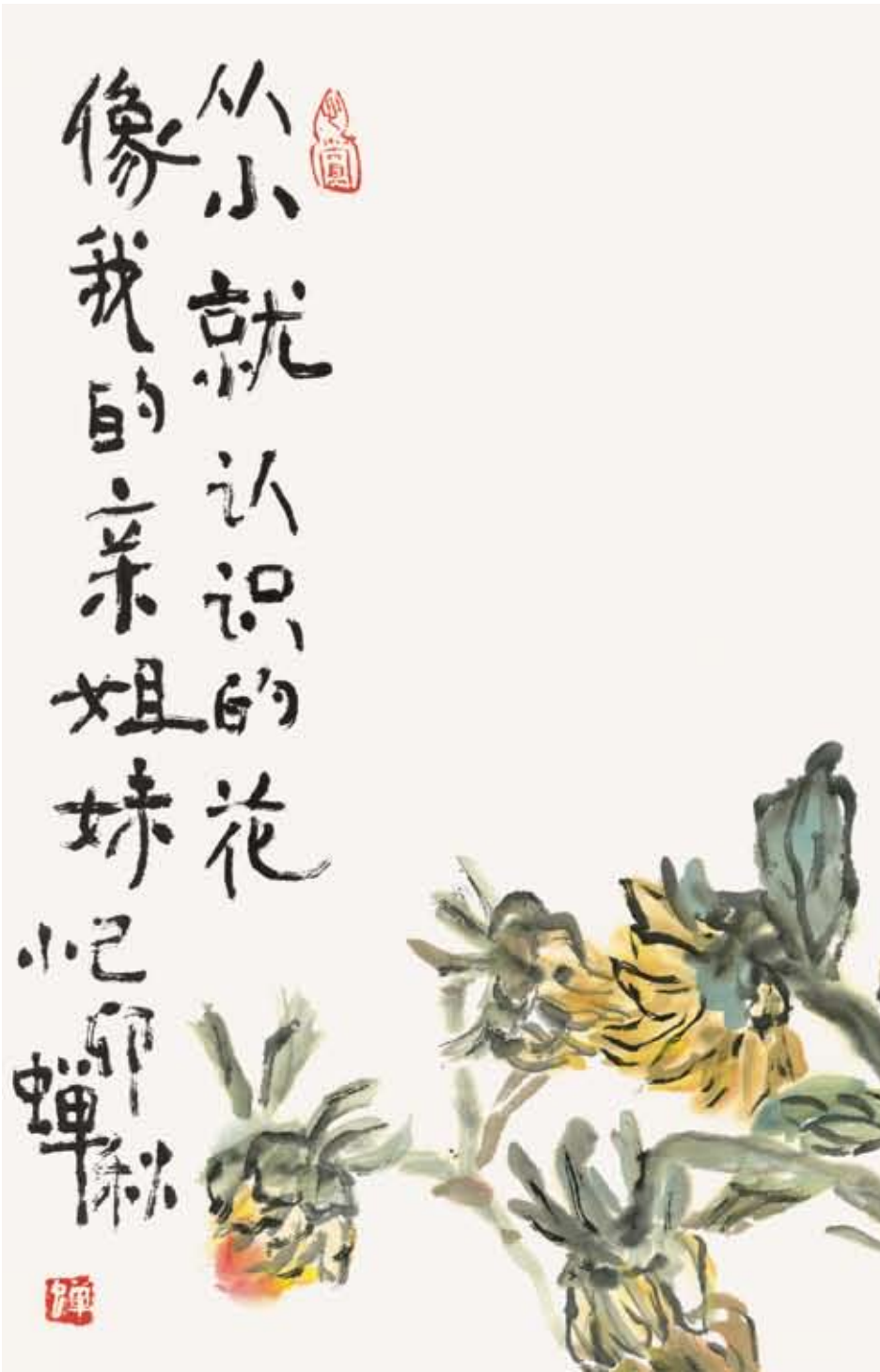
34x68cm 1999

牵 挂
——给小莉

小 蝉

总有一天 青海湖的月色会落入我的怀抱
总有一天 荒野的孩子会回家
我用尽一切冥想
也不能确切说出西行的车辆
究竟在何处构成愁绪
我们都必须另寻出路 这样决定
一日复一日
西行的孩子没有探出头来
挥手告别
还像小时候家里玩游戏
我们都记得外婆讲的故事
长长的公路通向何方
欣喜望着平安的信鸽飞落肩头
今晚就试试中秋的歌声 想象那里
居民从来不远行 相亲相爱住在一起
同样是故乡的土地
不同服饰的人 一夜又一夜歌唱
月光特别明亮 传播宗教般的声音
永不气馁 永不畏惧
就像外婆不知疲倦地劳作
只要想起她
我们的信仰更坚定 我们是姐妹
幸福在远方和在心中一样
都须经长途跋涉
可我再也不想熬夜了
梦里行程穿过唐古拉山口
照见我妹妹美丽的脸庞 照见我们牵手
从青海湖到布达拉宫到神奇的甘丹寺
面颊上两朵高原的云

2002年9月23日





Singer and dancer
歌者与舞者
68×68cm 1999

假日的一天

小 蝉

你还相信我吧 我说梦已经消失
我不再是囚徒 也不再为理想献身
不再惋惜花的零落 无论如何也不再哭

那天我参观了美术馆的陈列 还来到
衰败的药植物园 红蓼 我乡村的酒旗
我的诗行 在微醉的天光下寻找自己的踪迹

风吹动草丛沙沙作响 也许从地里挖出一根萝卜
可以解除我的干渴 土地不会因此兴衰
花朵不会顷刻开放 我只想坐下来
仿佛坐在荒野里 没有苍白的日光灯
没有刻板的会议室 没有抽水马桶哗哗的喧嚣
没有课堂的昏睡 没有展览没有广告
没有电视没有冰箱没有电话没有微波炉
没有你发来的短消息没有你

没有不断的思念 没有各种形式的告别
没有牙医的钻头没有士兵的枪支
没有股市的沉浮没有罂粟的肆虐没有病毒
没有工业污染没有滥砍滥伐没有难民没有阴谋
没有听不到的呼救没有唤不回的人心
没有苦难的泪水从无助的眼眶涌出

你相信我的话 就去为我的诗寻一块墓地
在秋天地里不败的红蓼下
开始祈祷吧 一只蚂蚁从远处缓缓爬来

2003年10月7日



Original heart
初 心
35×47cm 2008

梦里水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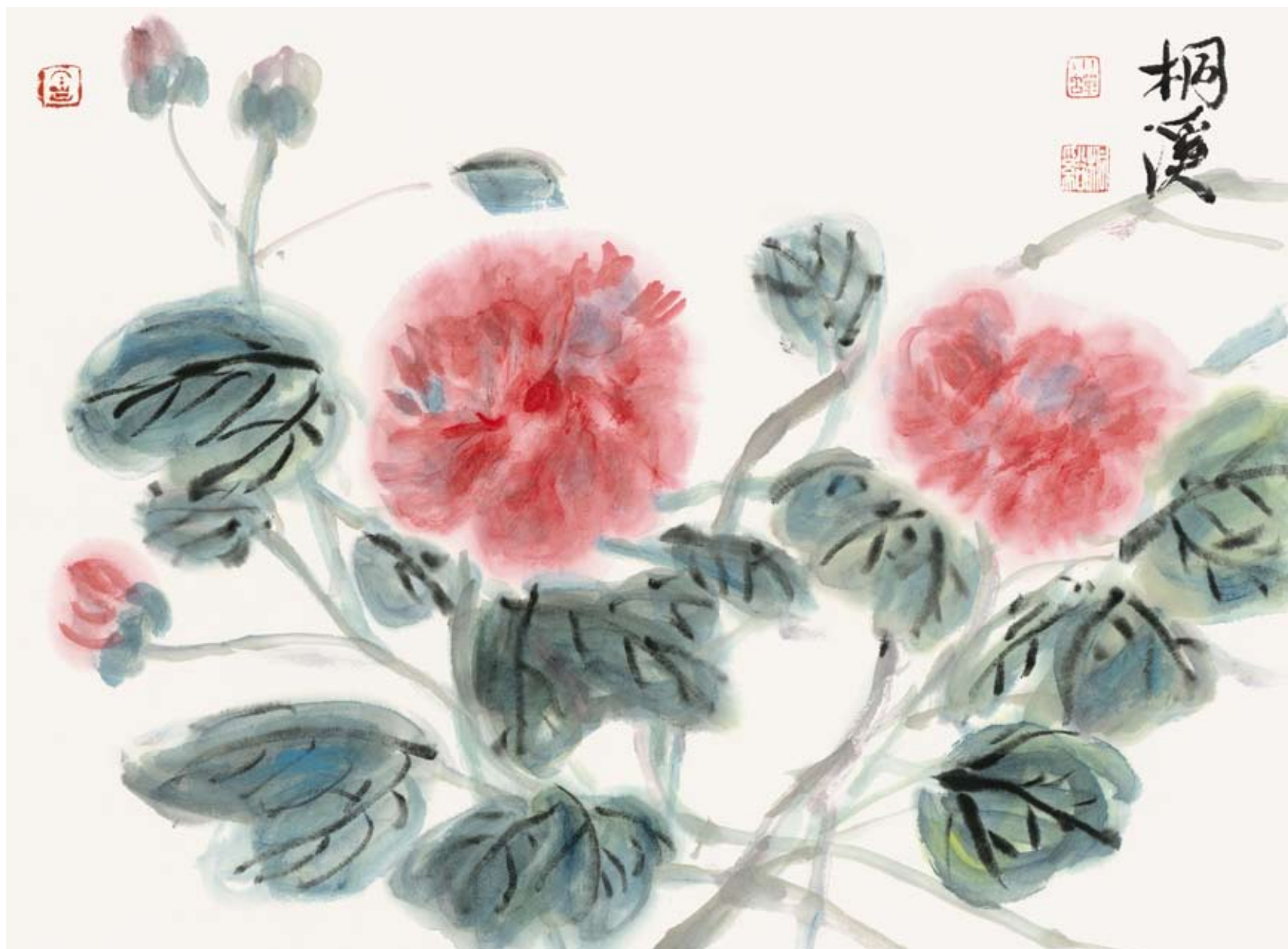
小 蝉

什么地方水面像一条长链
落到她的眼前
她的思想到过那里

她在水乡阶边的影像
是另一种追求
也是另一种逃避

既然对于他
她无所不在
就做一次真正的远游

捡起落下来的梦
到那里去探访
小桥的东边小院的西面



Clear songs

清 歌

34x68cm 1999

构 成

小 蝉

语言怎么能同实物相等同
图像缓慢地在头脑中清晰起来
你能看到的关于自然界的深邃知识
并非都经过沉思默察
并非所有显现的灵魂都被占据过

我还想继续在宣纸上描绘花的形象
最古老的美感至今仍有余势
呈现芳香 人们对此完全陌生
大概有一根绵延不绝的线索
把你的目光牵扯进来

成为耐久形式的象征 逐渐显露
宗教性 引起另外一种生活
渗透到图像 漫长的岁月也抹不去
人的想象力总是次于现实
尽管可以在回忆中自由发挥才能

总有不能修复的色彩侵染灰色的心灵
自然界以纯粹平面铺展恩泽
从未停止的细微变化显示渐次演变
是否就有助于对语言的了解
是否最符合人性的爱就建立起来

2002年9月29日





Sister Ahua’s dream

阿花姐姐的梦

35×47cm 1999

紫 荆

小 蝉

在时光的幻像里
紫荆拼力开放
那些要发生的事情纷纷苏醒
即便隐蔽的她也没能逃脱

草地上聚会引来好奇
家也可以是这样吗
沉寂整个冬天的梦突然被勾起
就在她身边多流连一会儿

匆匆的脚步踏过后建立起什么
她的故事在枝头蔓延
紫色衣褶也系不住明天
和逝去的一次遭遇

2001年4月



Crossing leaf and branches

枝叶相交织

68×137cm 2007

枝叶相交织，微风起复息。
旧随阿姐往，多教红沾衣。

致小妹

小 蝉

水披着风流动
是所有朋友的笑脸和冷漠
我涉世未深的小妹
站在水边

白鹭的翅膀曾经划过的水面
倒映着她的灵魂
我把那里遗忘多久了
她如漆的双眸望着
姐去远方了
那时候我以为她真小
小得不知道孤独和忧伤

妹妹你独自放牧天上的云
你的内心有神祇
在南方潮湿的沼泽地
妹妹今夜
我如何将北方的晴朗给你

妹妹在洁白的信封里
姐不想听说
你也关起门来哭泣
还那么小
我们都看着你长大呢
妹妹！

1995年5月





枝葉相交織
微風起復息
舊隨阿姐往
多教結衣

丁亥五月
小蟬補題



Who comes here, raising the pool night light
有阿谁来，卷起一池夜色
35×47cm 2008

紫丁香与白丁香

小 蝉

春天留下唯一的印象
是把空荡荡的远方吹到心间
玉兰已经开败了
你为什么还在难过
悲哀也有衰败的时候
而你风华正茂

走吧，我带你去那条洁白的小道
让软软的绿泛过我们的发梢
你仔细看一看吧
那些嫩芽像不像我们的大学时代
像不像重新萌发的爱情
如果那时遇见你

坐在窗台上把目光投出去
阳光从脸庞移到手臂又移到脚跟
最终无法把心中的念头阻拦
我的手只轻轻一挥
四月的天空就四处溅洒你的笑声
你真的快乐吧

夜晚已经来到我们中间
离别变得比黑暗还要平常
我又在书桌的灯下忙碌
你的身影隐没在熟悉的词句里
紫丁香与白丁香也不能提示
白天花下穿行的你

有阿誰來
卷起一池夜色
戊子早春
小蟬



Seeing a lover off

送 别

45.5×61cm 2000

送 别

小 蝉

无人驻足的山坡
能承受岁月纠结无尽
一岁一枯荣

听得见叶脉声声
绿雾里难以企望的团圆
保持鲜润色泽

她挥着手
一遍一遍
洁白的手绢飞舞在空中

2000年春



Hand in hand
相 携
68×68cm 2007

相 携
小 蝉

画毡上铺开一纸薄薄生宣
冬日高楼有人冥思苦想终朝是坐
红绿凄凄石涧边卉草来访
四方林木跳跃莞尔于五月之交
南北初会来而复去当时迟迟
如今中心悲伤不知开口何言
岁来岁往我在宣纸上涂抹
心想依止于水水却载着花事流播
俯仰行笔只为双雁明年还来看我

2007年11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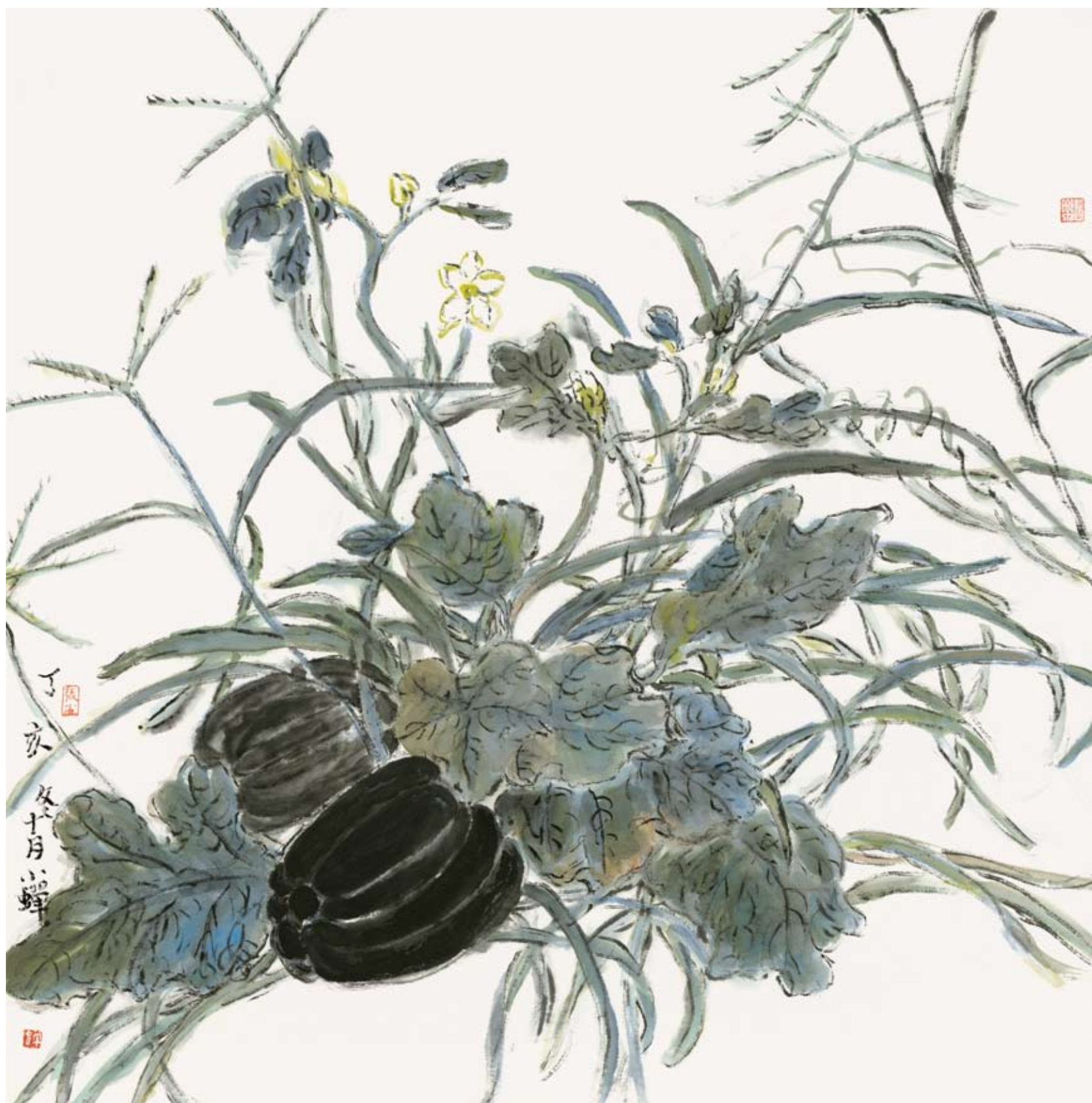
Neighbouring girl
邻有静女
68×68cm 2007

邻有静女

小 蝉

小时候邻家有株瓜藤
青青藤叶微微卷起
下行是回廊上移是屋檐
向左边又向右边徘徊往复
并蒂瓜实压着裙裾
十月刚刚换上绿萝新衣裳
她轻轻步出家门如此良辰
凉透肌肤深深赞叹这黄金眷侣
结子成双白花作凭乍开谢
漫天香逝又旋圆旋坏遍地果熟
这般光景瓜尤如此人何以堪

2007年11月20日稿
2008年5月10日改



二月日志

小 蝉

1. 启程

丁亥岁末空气恍惚间送来些许亲切回忆
已然认识的面孔靠近秋天柿子红透时
靠近那高岗荒蛮之地雉鸡尾闪入草丛
冬阳高挂那些花儿在早晨就醒了
一夜的梦混合着家乡的树林和你的叙说
谁说暖风熏面的日子一去不复返
送别的白手帕没有挥起假若你知
数年前的风起在今日中心惆怅出行脉脉
无处隐藏的光芒照在眼帘淡淡晕开
天一亮我就动身无尽的路顷刻在眼前
久违的家园啊袅袅青烟无终无始
且携手水墨语言轻抚宣纸柔柔
色与戒随诸众生行与止得大自在
噫！如斯之人如斯之人

2008年2月1日

2. 回到家园

庭院绵绵细雨来会
冬季里回老家屋檐滴水欢快扑向面颊
南方又拥有我的呼吸隔一夜眼睛就变得明亮
呵着冻依稀儿时指甲花红浅浅
任凭雨儿淋我想水和着墨就这样生长吧
心事也随着昨日的道别露出端倪
回家过年的女儿当知此土此地之护佑
当知喜悦由远而近雨季固有的气息
一转身背影里就滋长出思念
俯仰之间挥不去的湿那日时光如此广阔
家乡的水提醒我雨从天而降落入你的眼神
生根发芽绿枝倚在家门我小小的花衣裳
裙裾连着裙裾飘然而去也似曾相识
对面是谁 你的声音一字一句一呼一吸

2008年2月2日

3. 柳城行

连日阴雨晨起晴好风细若锦
蕉城连着柳城山川绵延海湾时续
父亲驱车领着母亲妹妹和我在山路前行
一家人悠悠情深意长青山作证
小时候外婆领着我走过同样的路
舅舅家就在前头外婆我却跑到遥远的北京
没有穿上您洗得雪白的球鞋
没有您给梳的好看的辫子
路还在那里外婆您的老房子不见了

我也变得不在乎您是否夸奖我听话了
如今路连接着记忆到舅舅家我想问您
外婆您的心肝儿现在懂事吗
您在天上看着呢您笑了是默默赞许吧
街心那株老柳树也婆娑轻叹
仿佛外婆在家门口翘首等待迟归的孩子

2008年2月3日

4. 花香袭人

文昌庙边我的柳城新家面对东狮山
东狮沉睡霭霭天色又一年岁晚
眼睛极力眺望视线跃入树林
童年茉莉花别满衣襟女孩们的游戏朝朝暮暮
足迹从小到大笑声从小到大花香袭人依旧
逐渐放松的心轻轻轻轻在此歇息
风吹着垂柳树下有人踟趺而坐
年华再度汹涌柳枝拂面华丽彩球飘扬
我只静静坐下来让那个亲切的面孔浮现
人潮涌动请不要让相遇的目光迷失
握住我的手吧不要一转身就离开
站在阳台极力眺望终究要从这里启程
东狮山给我勇气和力量给我你迷一般目光
不是送别不是迎接是深深深深花香袭人

2008年2月4日

5. 碧山老屋

碧山塿雄秀浑朴脚踏上湿湿的泥土路
原来泥巴也是温暖的大片的雪花飘下来
很快就是又是细雨弥漫和着家家过年的炊烟
滋润着我的皮肤周身每一个毛孔都张开
呼吸呀宛若彩蝶飞舞宛若回到神的庇护所
阿爷阿姆满是皱纹的脸呀我的土地上
那间老屋阁楼屋旁有片湿漉漉的树丛
树丛里有株高大的梨树迎面可还认得我
只要看到那片黑瓦心就安顿下来
遥遥笔架山的昭示树林中小鸟开始歌唱
从每一片树叶流出来远去的身影渐渐拉回
我也是会唱歌的一株树梨树边出生成长
俯身的刹那回到根部雨淋湿脸庞斑驳厅堂里
嬉戏的孩子回家来堂上怎能空无一人

2008年2月5日

6. 龙溪春早

农历年三十的早晨就披起节日新衣
龙溪鲤鱼悠游黑山白水红色吉祥节刚刚打好
我就站在桥上了记忆里你就撑把油纸伞走过来了
薄雾捎来你的音讯就轻轻贴在鬓角了

从紫云英的田野尽头飘来的歌与哭
随着流水去了美丽的阿花姐姐已经老了
烟花年年剪纸里隐藏着谁的青春
谁记得孩子们的友情山回路转谁又站在溪边
挺拔的青松凛然面对两岸蜂拥而起的高楼
何处可入画小桥流水人家是岌岌将融的冰块
伤痕已无人记起冷冷瓷砖水泥墙扑面已成习惯
最爱过节的孩子回来了小城里爆竹声声
我一个人在溪边沉默如果鱼儿能开口
如果老树会说话如果你能告诉我
今天节日的喜庆从哪里来

2008年2月6日

7. 仙屿祈福

都市化街区张灯结彩唯仙屿古木参天
如城中孤岛马仙庙巍然端坐其中香火环绕
拾阶漫步人潮涌动正月初一迎马仙
戊子岁首庄重祈福灵山仙阁
佛道共尊种种供养宝幢香车众生芸芸
停云下来草木荣枯从东狮山向西吹送
欢喜雀跃儿时光景依稀渐见无数佛渐闻无量经
无尽怀念亦渐升起山高水长忘情合掌
俯首低眉有翠柳婆娑他乡可曾遇见故知
他乡的水可也清甜他乡可有万里绵延回家的路
记住路那头总有父母的身影久久伫立一再回首
夕阳几度抬眼望满天是叮咛的眼睛满天星斗
夏夜竹床仰卧摇着蒲扇纳凉外婆说看牛郎织女
在银河两岸只有七夕那天聚首美丽鹊桥
从此鹊桥成为连接我与家永远的彩虹

2008年2月7日

8. 正月怀想

鹤山路北三弄三号我的家背靠高高鹤峰
数月前喜鹊一双立在门礅阵阵歌唱报喜讯
翌日再飞临再歌唱母亲真的会有预兆吗
路边密密的竹林也不曾透露一点消息
草丛里也没有一丝动静那只狗已走失多年
没有谁提醒我没有谁说二月十四号是情人节
我却在正月里暗怀拥有你的喜悦
如果真的有预兆就请拉我的手一起去赏花吧
如果真的有预兆就请靠近我吧让我看清你的脸
你的微笑一定是熟悉的你的步伐也早印在脑海了
可我还是担心如果我把目光投向别处
如果只是偶然在情人节相遇
如果满园子花开却不知道香从何处飘来

2008年2月12日

Please stay, spring

留下来吧, 春

68×68cm 2007



Accidental feelings
偶 感
68×68cm 2007

偶 感

小 蝉

人的脚随大街延伸
眼睛刚记住眼睛
两种手势都是呼唤
纪念日出生的鸽子

坐下来谈一谈
他们真的不相识
过去羽毛不会飞起来
过去墙上别无他物

最后就分离
像翻阅书本那样迅捷
很久以前个人的幸福充满诱惑
他们都已转身离去

找到真理的人离去了
心还要保持沉默
那是别人的忧伤悲痛
任它在怎样的天空下伸延

2002年6月15日



Pray
祈
68×68cm 2007

牵挂人生
——献给最爱的外婆

小 蝉

在清晨在薄雾升起时发现
满溢独立的心情淹没岸边卵石
临风的蒲公英不屑身后的黄土地
别离时你竟信了我的虚情
要飞的心情没有乡愁的定义

直到你病重的消息在边缘季节捎来
我仍没有眼泪
只在渐渐潮湿的视野里
找寻流星的故事

不变的河岸我如顽皮石子
打乱你倒影的白发
波光中晃动宽容的浅笑搓洗的红布兜
逐渐消融人生标记
在来不及收拾的瞬间
滑落连同草尖上滚动的欣喜

疲于奔命的双足在午夜瘫痪
山回路转沉默是祈祷
没有人告诉我地平线上
是否有往事明媚的风景

仰望天空
惊觉头顶盘旋的飞鸟是你的目光
你正展着双臂等我回去

从此明白那篇写满春天的童话里
不能没有你！

1991年4月



Loutus-like worries

如莲的心事

68×68cm 2007

如莲的心事

小 蝉

四月从毛茸茸花萼里
吐出温玉花瓣
黑瓦屋顶上
展露微笑时时
山风吹动做梦的手
从寺院里带回图画
有什么不能舍弃
朝向太阳呀
如莲的心事
在乍暖还寒时

2007年12月



朝向太陽呀
如蓮的心事
在乍暖還寒時

丁亥冬
小蟬



Crape myrtle
如梦令
68×68cm 2007

如梦令

小 蝉

葬花的心也怀有春天梦里梦外无边无际
空气中柳絮白蒙蒙一片心事飞扬
经不住暖风撩拨朝南捎去一声道别
终究谁也不忍惊动紫薇怒放夜夜
页页增长的悲欢从手指敲打键盘的这端
到那端可堪回眸一段相逢端坐中央
如如不动为了让瘦弱的花魂安息
黄土堆边插起一盆意识流离别就是这样
花瓣如果不追随流水逝去就落在怀里
离别就是这样顾不得眼泪夺眶而出
抬眼看漫天飞花心事渐渐平息没入深土
我知道离别就是这样海角天涯逢故知

2008年4月18日



Peony
唐 华
68×68cm 2007

咏牡丹

小 蝉

唐华悠悠春秋过往
细弱风雨扶起唐竹三两株
命生雍容承蒙泥土的深情厚意
伏案想起旧容颜掸却尘埃白宣墨影
贴近黄昏笺注夹一抹红晕冷清清
何似夙夜吟哦低眉思慕有几般
唯诗画可以解困直到翠绿浮眼
红袖乘着快雪时晴北海烟波
与个新相知吟吟哦哦游人梦里

2007年11月25日稿
2008年5月10日改



We
我 们
68×68cm 2007

我们是两株并立的鸢尾
无法将脚步移近
也要约定在同一时辰开放
你的颜色里有我
我的颜色里有你

枇杷花

桐 溪

无论多么远地离开
枇杷花瘦弱的身影还是在心中萦绕
她挥着手长久地轻轻地挥手
暮天寒日下无数次转身离去
凄冷蕊蕊秘密凝固惆怅欲问天
谁渐渐老去没有人再探访
枯藤小桥清风拂来谁正在流逝
春色再好也难长倚谁家门扉紧闭
日复一日无论多么远地离开
枇杷花还是在心中层层铺叠
紧闭门扉万重花影下专心读书
往日的梦无声无息失落
无论多么远地离开
枇杷花还是开遍往后的岁月
还是在心中完整又美好

2009年2月4日



我們是兩株並立的鳶尾
無法將腳步移近
也要約定在同一時辰開放
你的顏色裡有我
我的顏色裡有你
時丁亥十月廿三
小蟬 於北京寓所

When moon is emerging

素月出枝

49×180cm 2001

素月出枝，轻推人窗。

未眠虫豸，来听尔唱。

蝉

小 蝉

灰蒙的天空下日光弥散
宿世笑涡闪现 曾经遗失的记忆
从早到晚 被遮蔽的星空
如此缓慢地逼近 也可以使人动容
晚宴上也不过是随意地夹菜
夹杂饭厅里嘈杂的人声
终于听见一声邀请 漫无目的的闲逛
终于驻足 不为看清什么
停一停筷子 看一眼你
随人群散去 进出电梯 随着你
封闭空间里人悄无声息地升降
其实也不驻足 也不闲逛
楼下穿行往来的人们
没有谁抬头望见这一扇窗户
没有谁记得住灯光幽明
宿世微笑帘边绽放 在他身边
没有谁说得清究竟需要多少机缘
恰巧触摸到这本用文字雕塑成的书
权且用文字来描绘文字
“几乎看不见一片绿芽的怒放
我的心纠结如藤蔓的攀爬
而花这样开实在令人不敢多看一眼”
雕塑之花这般怒放
从手指蔓延攀爬缠绕我的身体
我的手沉甸甸 绕上满臂芬芳
芬芳在书页间跳跃
难道这一次又来错地方了
幸福真的需要被允许吧
可我知道在泥土中埋藏多年的蝉
只有一季的飞跃与鸣叫
沉闷的夏季 沉闷的夏季

2007年6月14日





Birthday gift
生日礼物
35×47cm 2003

生日礼物

小 蝉

只要天空划过一道亮光
地上就会有許多落叶沙沙作响
有人正打开天堂的门
从高处看得见困倦的房屋
一匹马跳跃 没有来自草原的暗示
没有牧人披着月光走来
也没有灵性的预言
像一只鸟 穿过雾夜里的明灯

又一次收到礼物 回家吧
客人们全都走了
宴席刚散所有的人刚散
是谁还在十月的花园里许诺呀
草上有人醒来 露珠那儿
花朵那儿 黑色屋檐下
他刚刚收起缰绳 接受吧 除了礼物
还有风尘仆仆的祝福和祝福的人

谁还漫步在没遮拦的日头下呀
在都市西头一个称为花园的居民小区
每座楼前都并排放着功用不同的垃圾筒
昨夜的梦幻该丢进哪一个筒口
反正不再伤悼 连同思绪一股脑儿扔开
沾着污迹的墙角传来蟋蟀的歌声
你看上去像要逃脱 头发插满山花
入学已经一年多了 明日重阳

2003年10月3日



Early spring news
初春的讯息
34x34cm 2008

初春的讯息

桐 溪

早晨爆竹声里挂个小蜜桃
太阳刚照进窗户果子就熟透
蹦进小屋我捧着短信开口想念
又想赶趟庙会再来看吧
一溪流水默默也没开口
戏台上梨园子弟演绎春秋
几番风雨生旦净末丑
尽情一个下午回来再念白
初春的讯息暖暖照耀

2009年1月30日



Autumn chrysanthemum

秋 菊

34x34cm 2008

秋 菊

小 蝉

秋菊也一样 小小的花瓣
小小的褶皱 小小的伤痕略微在夜光下闪烁
从一个美妙的早晨开出黄 红 蓝

久违的风景就打开 就不再将目光移开
连风也停住吹 连我的头发也忘记梳
什么都不曾发生 它将不再远去

它将在我的眼睛里安息
我的思想准备好了 体内不可避免的疼痛
总比整天躺在床上叹息要好

十月结出一千种果实 一千种涅槃
也还有缤纷的色彩遗落在门前
佛像的微笑与花儿 花儿
我得回去 我想在打坐时回到田野

不再吃冰箱里的食物 把嘴贴近黑色的土地
没有人说我已疯狂 遍地是引领我的
了不起的秋菊 在我的眼睛里
我自己的黄 红 蓝

从每一片绿叶上开放 就已留住时光
以前见过的风景就不再远去
我并没有试图回忆
现在想起了什么 看见了什么

2003年10月5日



Under the light blue sky

淡淡天空下

68x68cm 2007

淡淡天空下

小 蝉

突然花就出现在视线里
像她匆匆穿过人群
还不认识的人为什么逃离
难道有谁早映在她的脑海
谁说那是长久的等待与误会
无可奈何花随流水
不待解释不待允诺
淡淡天空下雁影掠过
那些声音留在每一片花瓣里
随着风向天涯

2007年12月

淡：天空下
雁影掠過
那些聲音
留在每一片
花瓣裡
隨著風向天涯

丁亥冬
小蟬



Birthday in October

十月生日

68x68cm 2007

十月生日

小 蝉

此刻南方开的是什么花儿
十八株旧时品种说还散发童年芬芳
故乡留下了身影和欣赏的眼
眼底触及的花色七分鲜润
画笔已搁在北方高楼
是能燃烧的竹管为你所执
执着一世林木
遍处是火 何须那息事宁人的水
和墨 只在一室遥想
花已垂临于虚空
白色柔软的纸沉实卧向桌面
低头 测度那紧邻的目光

书写一如往常挥洒跌宕
来的是何人
无边无际 你说谛审谛观
可我怎能止住追随墨迹的眼
从南到北你说本无分别
十月天风吹遍世界
花香无处不在 你无处不在
看渐冷的天 渐远的散步
古时候巨木留下宫殿的胸怀
婆婆垂柳下容貌宛然
你与我如此接近
我们都听见片片柳叶的呼吸

听闻这身的暖意顺着宫墙绵延
日光皆得圆满矣
十八种花卉在夜色边护城河畔
以身心闻觉
无定的香前暗后明
叠合的目光前暗后明
遥遥有一声鱼跃
且再谛听 声的倒影
色的倒影
噫 凤冠霞帔谁在彼岸微笑

2007年10月12日



Good luck to mount Xishan
西山有处登临是福
35x47cm 2005

岁 末

小 蝉

我能去向何方
谁都在整装待发
谁都在忙碌中匆匆握别
如果不深情凝视
家乡也渐渐模糊
贫血的面孔在异地默然
再不能把那里忘却
回到滋养你的土地去吧
好像小时候叠纸船
小心地问
带我去何方？去何方？



Go for an outing in early spring

丽人行

34×68cm 2007

我知道

小 蝉

我知道为表现森林而设想的
我知道从哪里进入森林最稳妥
东方 带着它所创造的感性手段
顺着水流 忐忑不安地
显示出适应性——我无法掩饰
强劲的雨云就活跃在时空交错之际

任何时候都无法摆脱浓郁原始的羁绊
徒步行走的人尚无所知
样式成为范例 土生土长起来
肤浅模仿或轻易放弃
革命表现出日趋完美的理性主义
把露营者驱赶到林子边缘

脑海只剩下战争和狩猎的场面
假如世界依靠推理与我的冥想契合
随着弯曲路径投入团团浓荫
有毒或者美味 一朵朵蘑菇
一连串狂乱扭动——尽管设想
成为一堆堆废墟 我还会粉饰登场

微笑挂在脸上 与世俗还有些纠葛
我知道他在寻求一种友谊
通过一天的不期而遇来交流
我知道富有暗示性的天空神秘而抒情
游牧生涯局限面容的复述
我知道他没有说出口的那一句话

2002年10月2日





When looking up
就在抬头的一瞬间
95x144cm 2007

就在抬头的一瞬间
高风回旋
从北面从南面
从东面从西面
来入小屋寂寂

秋天的太阳

小 蝉

秋天花朵开始枯萎 叶子变黄
阳光普照大地还有些耀眼呢
还有些离奇的梦把人引向迷途呢
幸福的卧室充满花香
人们请求进入沉睡 变成桂树的达芙涅
奔向月亮的嫦娥
终究不因为太阳而显现奇迹
悲伤挂满白昼的天空
微风似乎不同意吹落一片绿叶
那么它满世界飞翔为了什么

挣脱束缚的孩子漫无目的 小心翼翼
绕过僵硬的树枝 一步步靠近神谕
光荣的桂冠可曾伤害肌肤
她也没有具体的容颜也没有体温
皮肤下也没有血液
任由时间在身体里蔓延 开出紫藤花
开出悔恨的花药随风四散
用什么安慰孩子失望的眼睛
枝叶微微动了动似乎已竭尽所能

2002年9月23日



High buildings in May
高楼五月天
68x137cm 2007

高楼五月天，白日蒙尘埃。
忽然闻清歌，复得展容颜。

晚空的云

小 蝉

楼宇升到高空
也不能如绿树重叠深邃
她从一扇门里走出来
心情像阳光的河面

鸟鹊归巢时不停呼唤伙伴
她在凉凉的风中
看不见树林
古今最深切的不同
就是没有树下的呢喃

思念无处停息
像晚空的云
一忽儿朝东，一忽儿朝西



When my brush touches the autumn garden
当我把笔探向秋季的花园
136×68cm 2008

当我把笔探向秋季的花园
当我想起那傍晚的红霞
斜斜照在身上
他就回来了
说着远游的故事
命定的路原来是这样
原来是眼睛里的花期从彼到此

遗 憾

小 蝉

是的我是理想时代出生的人
可现在在哪里居住 全部记忆留在哪里
你不再用眼神提醒我 也不再看月色
起初我们在不知名的国度漫游
某些情节一夜之间逝去
悲伤的眼睛只能承受绘画和雕塑
废墟中残存着人尽皆知
其实也来得及掩饰
你不惜抛弃一切 扔下七零八落的碎片
阳光偏偏照见了这番遭遇

现在流行遗忘 包括口味以及CD的选择
我们从歌曲里借用称谓和怀念
日常使用的语言无法描述不再熟悉的形象
被比喻过的人原意是什么
只有平面形象来装饰理想时代
我多么不满足 徒劳地无止境地工作
当初你见过的山茶已经死了
小米粥还是那么美味
老歌还是那么动听……



當我把筆探向秋季的花園
 當我想起那傍晚的紅霞
 斜斜照在身上
 他就回來了
 說著遠遊的故事
 命定的路原來是這樣
 原來是眼睛裡的花期從彼到此

戊子五月
 小蟬

The garden door is open originally
本来花园的门就敞开
34x47cm 200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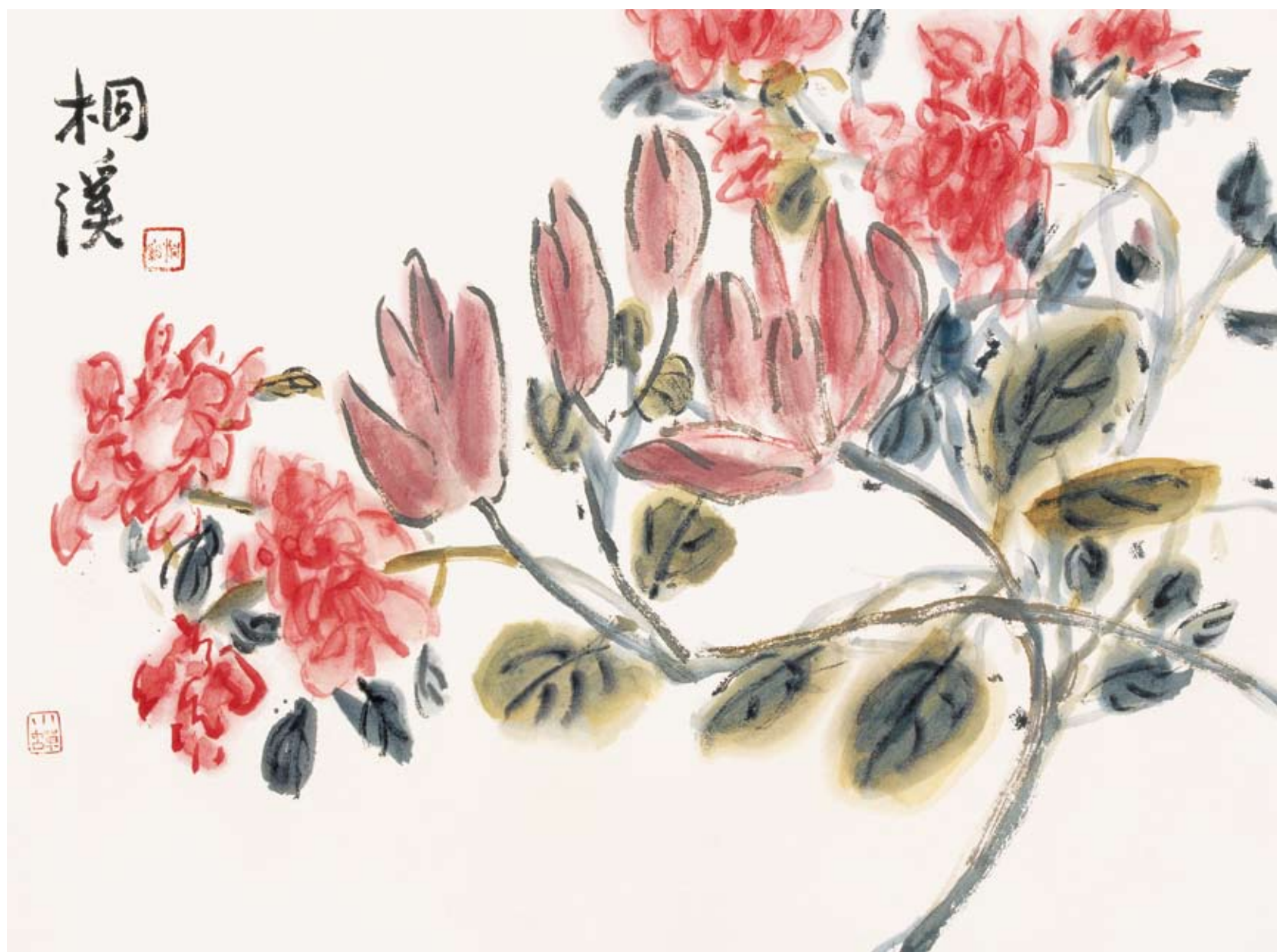
本来花园的门就敞开

小 蝉

本来花园的门就敞开
风摇叶动日照枝展
于晨朝容颜初现无奈仍自顾影
久在门外往来终不知入径
厌倦这蒙尘的旅泊
终要回头为本然之五色
到园子里来写生吧
题材就在身边 目光咫尺
观无边风土自生自灭
画者 若得取材如斯是汝福分
蹉跎世间胡为不坏 胡为坏
只须拿起笔吧 笔在画桌上
画桌上摆放父母合影的那一侧

笑声正从花园一侧传来
进入鼻息是清香久违
背上行囊也该于此放下
东西南北上下十方世界遍布
父亲母亲慈爱的目光
然汝终不觉察
头奚不回 足奚不驻
在在花开 汝终不觉察
花园本没有围墙也没有门
画者 汝当回头随顺花香
缓步迈入 风摇叶动日照枝展
整个园子任由取材

2007年10月15日



Lotus time

荷 月

68x136cm 2008

宛若昙花

桐 溪

永不再来的梧桐细雨
两眉间一弯新月兀自如钩
帘影夹着树影思念永不再
没有如期来遥远景色落在窗外
可能不是你最为喜欢的气候
想象中有人拨开夜色
不须辨认柔弱的白花开自何方
一阵轻微的战栗来自何方
园子里落叶纷飞他们说

你刚刚从这里经过手捧书卷
有自己的忧伤自己的幸福
没有摘下的花无从捧起
没有见过的面无从凝视
而今无论怎么延伸小径都显得空虚
有那样一种眼神终究来不及传递
一夜之间就枯萎了

2009年2月3日



Goddess of Luo River's skirt
洛神的裙裾
34×34cm 2008

洛神的裙裾

小 蝉

这些时代深信
人类是伟大的
只有一部分星空沉默
命运还留下些轨迹
在不停探究

血液渴望流出躯体
不顾骨头的苦难
谁说人已不在乎一切
时尚不相信眼泪
还有抛不开的眷恋

被弃的珍珠停止闪烁
地铁里贫血的面孔
地上千万幢楼宇耸立、坍塌
洛神的裙裾仿佛还在飘扬
这唯一的纪念物也是悲伤的旗帜

远离家园的人恰在自己的土地
童年再艰辛也不能成为放纵的理由
何况慈母日夜难眠
难道有什么蒙住忧虑的眼睛
难道没有肩膀来承担应有的责任

我不否认快乐的哲学
群鸟飞来飞去
给我们许多生存的启示
不仅仅是快乐和飞翔

歇一歇脚吧 运命
留给人一些思索的时间
只要一点点而已

2002年6月16日



Singing in ones youth
趁年少，邀相歌
34x34cm 2008

故 事

小 蝉

说一个故事很长很长
把你留在身边再长也不够
从一颗星数到下一颗星
不是梦这个字眼吸引我们

骨头里渗出的土倾泄
在密林寻找答案
我知道你终将穿行而过

年轮挂在腰间
生命不断繁衍
我知道你终将穿行而过

没有人把你的行踪告诉我
我自己嘴里倾吐出
一长串足迹

听起来很美吧
可我昏花的眼睛再也无法
向你展示年轻的容颜

年轻时你曾伤心离去
如果不是你在听
我怎么还能笑起来

2002年6月15日



Surging clouds

云 起

34x34cm 2008

乐观主义

小 蝉

经久耐用的材料造就一些了不起的建筑
城市变得从容不迫 富有同情心的
脸和人群的狂热
有时候唇角闪现转瞬即逝的微笑
——颤动的窗花格 包裹我所有的理想
在回廊和庭院之间徘徊

能找到的素材就像祖屋的
古旧灵魂 被拆除的梦没有依托
一条巷子接一条巷子漫游
五花八门的风格统一在太阳照耀下
画面什么也没有留住
我庆幸 我不在乎失去一切

里里外外都走遍了 古代的门边
闪现时尚服饰 相形见拙的衣纹
刚揭幕 未来在另一个方向
加上戏剧性和美学法则
从现实寻求范例
仿佛累积的悲剧被卸了又装

2002年10月6日

乐观主义却在世俗中无限滋长
建筑物牺牲繁琐细部 从自然脱胎
将缅怀加入雄心勃勃的城市规划
花卉草木四季开放
无法抵御室内装饰材料散发毒气
沙发停留过整日不同时光



Phoenix coronet
凤 冠
44x34cm 2008

语言与时间

小 蝉

怎么才能摆脱时间的束缚
古老的太阳
请不要给我光阴流逝的概念
告诉我，时间是一切死亡的根由

嘘，不要轻易诉说
如果光阴使你老去
如果忧烦不时漫过来
如果时间无处摆脱

那么心中焦虑的是什么
语言是时间的吗
是像时间默默流动
还是像季节循环往复

告诉我，语言是存在的一切
当时间溺于语言的光芒
当人性同着光芒闪烁
那时我再听你诉说爱情

语言并不回答
只是时隐时现映照生命
映照世界的黑白
映照心中的荣辱

1997年7月



Dream quietly falls like clouds sometimes
有时候梦像云朵静静降落
136×68cm 2008

有时候梦像云朵静静降落

桐 溪

消息年年，雁去雁回都不是
碧玉小家窗外闲吟，千里寻不到
凭自在旷野山川流水
盛装出行，院落深深从近到远
听闻古老的踏歌声
踩着青埂辞别旧城阙
眷眷情怀一节紧扣一节
到今天依然谦逊婉转
每个清晨溢于天光
有时候梦像云朵静静降落

2008年6月



If there shall be a day like that

若有那么一天

68x68cm 2008

若有那么一天

桐 溪

若有那么一天
回首时你的微笑粲然
我怎能不朝夕追随
春色弥漫的天空

我愿抛开所有眷恋
只为全部内在的自由
从耳朵边升起
再不担心遭遇磨难

投下的阴影那般细弱
山丘一朵黄花没被发现
我怎能不小心呵护
本来只是简单的存在

若有那么一天
在任何地方意外重逢
尘封的姿态如花
我怎能不向虚无致敬

2008年3月



Water lily

她漂浮着

36×67cm 2008

她漂浮着

桐 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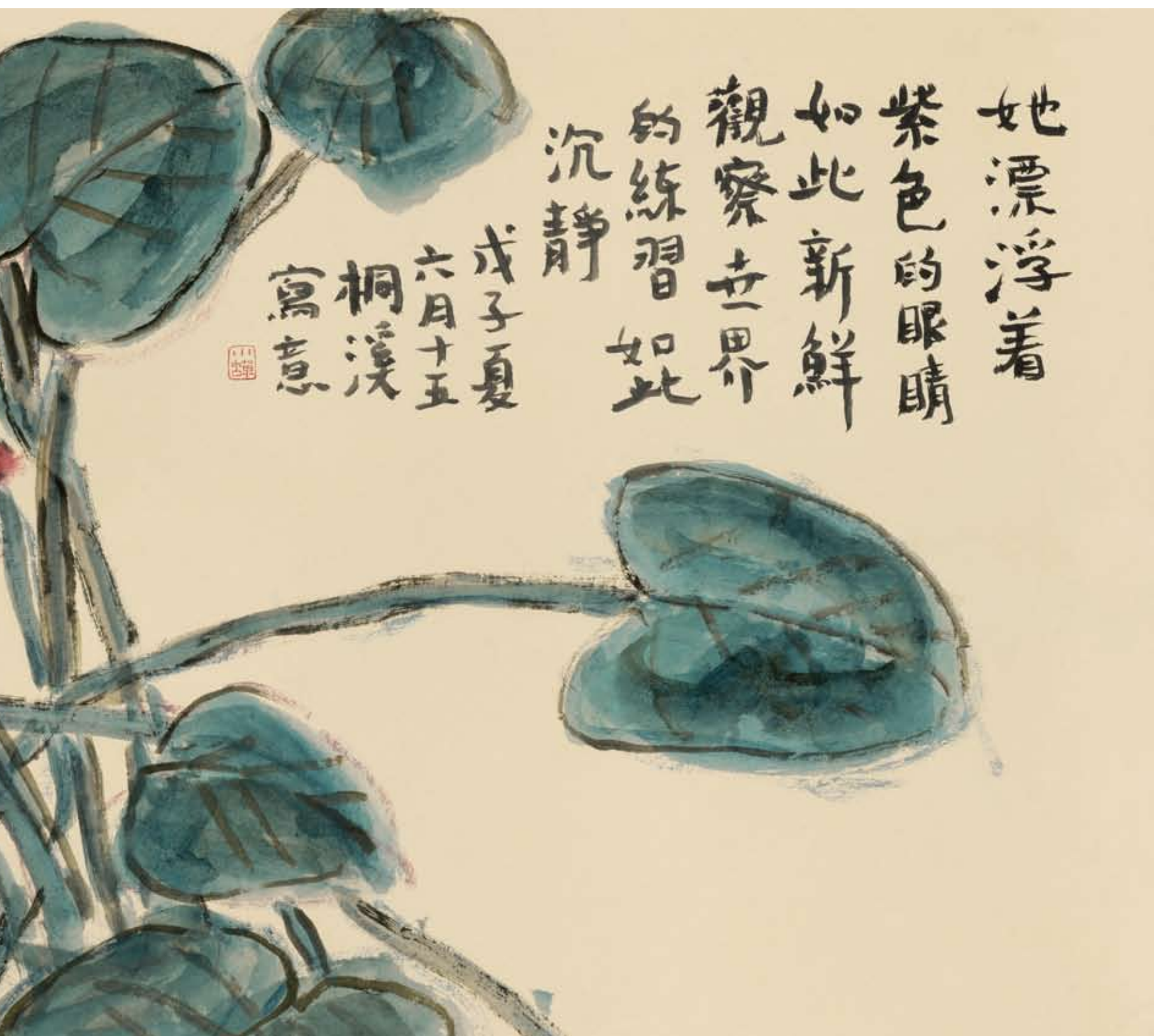
她漂浮着
紫色的眼睛如此新鲜
观察世界的练习如此沉静

到池塘边等候
过一个时辰就能推却烦恼
水下的天空一无挂碍

垂柳下侧身
再不从流云那里借来安慰
临摹写生处处是倾心

2008年7月





A delicate growth
一种柔弱的生长
35x47cm 2008

一种柔弱的生长溢满心灵
不过是冬日午后的爱在云朵里沉睡

梦

小 蝉

有一丝声响就能惊醒她
这里死一般寂静
呼吸变得泥土般沉重 落下来
昨晚雪花覆上黑瓦
回家时别忘记抖一抖身上的灰尘
她会凑巧睁开眼睛
第一次看见你 看见的也不是你
是与世隔绝的消息
是人间的体温贴近她的脸
你的手不曾抚摸过 哪怕有一丝记忆
唤起对她的思念 一定就不轻易把时间恭让
走来时的足迹小心掩藏
白水固定在门前 秘密写入一片绿叶
醒来的她学会辨认 学会在喧嚣的人群
捕捉叶子落下来的声音
用笑声也不能阻止 你不能笑着离开
或者回来 但你还会坐在窗前
写作 再也想不起岁月的一段空白
和那黑瓦下的梦



一種柔弱的生長溢
滿心靈
不過是冬日午後的愛在雲朵裏沉睡

戊子桐溪



Someone says, that is the color of sea

有人说那是海的颜色

36×67cm 2008

有人说那是海的颜色

桐 溪

有人说那是海的颜色
自往昔的梦中升起
或许我们曾经活过
面对无名的流动
还是不知道该往哪里去

偶然从人世间走过
点滴苦楚心中岁月所在
不为怜惜的目光停留
静静只为珍珠凝结
夜凉如水沉醉天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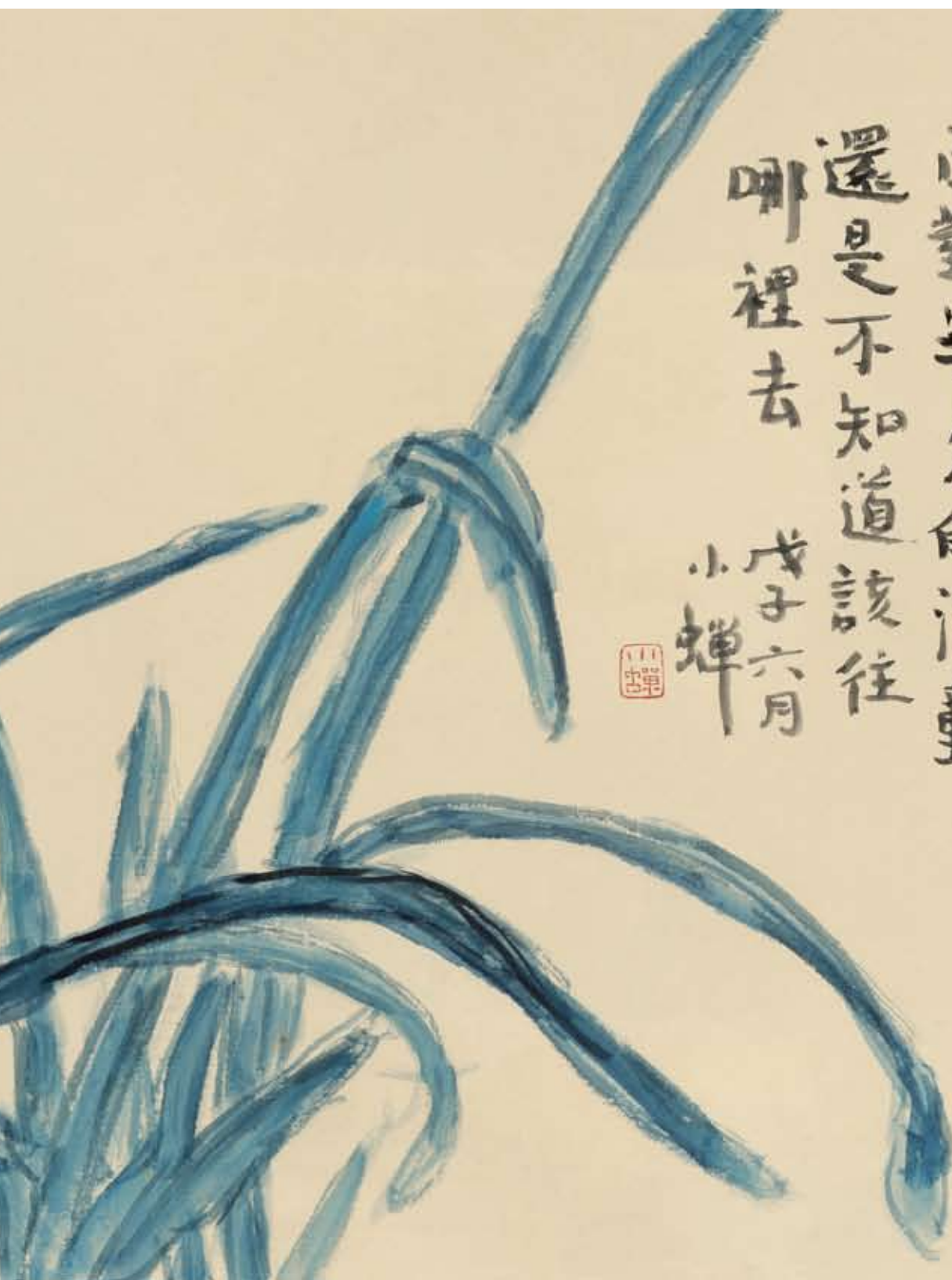
星空不能了解
剪影沉重的手势
烛光下话别在在入梦
面对无名的流动
还是不知道该往哪里去

2008年6月



有人說那是海的顏色
自往昔的夢中升起
或許我們曾經活過
面對無名的流動
還是不知道該往
哪裡去

戊子六月
小蟬



Waterside girl
红色的衣裙立在水边
136×68cm 2008

还不到时候有人树底下踟蹰
山涧传出无休无止的欢歌
微微泛起疑惑寂静掠过眼睛
雾霭不得不消散只为光阴往复
没有人知道真正发生了什么
红色的衣裙立在水边
水上流过白天的芬芳与柔软
唉，你什么时候走过来
俯身说出你的眷恋

散 步

小 蝉

人们凭吊失去的情感
时常忘记抬头看一看天
沉寂写在脸上
展现来自体内的悲哀

所以没有眼泪可以信赖
雨不知从何处飘扬
溅起来的泥浆像蝴蝶拍翅而出
或许我们只能在尘世中低头

令人迷醉的花朵风中摇摆
也许她的爱人早已离开
身影映入陌生人的眼帘

沿着熟悉的街道回家
直走，右拐，再右拐
脚步里花影重叠

紅色的衣襟立在水邊
水上流過白天的芬芳與柔軟
唉，你甚麼時候走過來
俯身說出你的眷戀

戊子五月
小蟬



Early spring feelings

早春的感觉

68x68cm 2008

早春的感觉像粉色花朵
暖暖地拂面
如果这时候许愿
我想合上书本揉揉眼睛
你就站在眼前了

要记得回家

小 蝉

要记得回家
讲完课就回家
带着天才的梦回家
还认得路吧电脑千万遍显示
于虚拟空间演绎莫扎特传
不要让陌生人先来敲门
持续不辍的创作最终引来嫉恨
短命却不因魅影的恐吓
安静于活着的苦痛绚烂美术馆永恒
林风眠仁者寿于身前身后
于画中每一笔触灵合方知无声
是音乐之绝响是时候离开西方

回家来慢慢品评如林风眠留洋归来
一辈子教书育人画画大丈夫能爱能恨
春风沐人在严霜中花开更红火
随手画去这一天的清静难得
鹤栖于野有香燃于室内
要记得回家
讲完课就回家
带着天才的梦回家
钥匙已经准备好了放在卧室抽屉里
以后开门轻轻轻轻地

2007年10月31日



Chamber music
室内音乐
35x47cm 2008

室内音乐

桐 溪

事实上他留下背影走了
音乐室内响起提醒我
北方柿子熟透总要落地
总有静下来的时候
芭蕉还在自己的根部沉睡
远行的热望没有休止过
从南到北他的背影止于一盆兰
传说止于一天秩序止于一年
音乐不时回荡道别一声声
初逢不再年华已逝

2009年1月31日



Guests in the garden

小院客来

37x48cm 2008

枝摇清风细细
小院客来迟迟

晚 餐

桐 溪

天气变得暖和太阳罩着薄暮
母亲在厨房忙碌
回忆随炒菜声扑鼻而来
你呀变得更加慵懒
仿佛小时候围着火炉听故事
不再到广场彷徨也不想从高楼眺望
天边的忧愁杳无音信
月茫茫故园亦不过如此
大路渐渐空寂床头拉开一盏灯
居室与南方的小院相遥望
听得见父母的唠叨和笑语
你写下这些字呼吸都与别的时候不同
与家人相聚心想写些流浪的故事
心想等候晚归的人来共进晚餐
母亲做好热腾腾的饭菜端上餐桌
时光的轮廓渐渐渗入心窝
谁此刻来敲门谁就是归家的旅人
梦到江南风尘仆仆

2009年2月11日



Cindarella
灰姑娘
34x46cm 2008

灰姑娘

小 蝉

我曾经骄傲过 头颅高昂
晚霞在天空燃烧的颜色你见过吗
如果不经意 就把它当作灰色
你的灰姑娘怎么对你微笑
有过这样的时刻吧
脚底踩着音乐的节奏
像蓝一样轻松 绿一样年轻
宝石的光泽没有年龄
你不知道冰川为什么沉默不语
既然没有人的踪迹抵达就让探求终止
所以我也不能引领你
我也只能透过世纪的门望着你
一刻都不肯把眼睛从你身上移开
可不是因为爱情 正如这个年代
人们另类地生活 没有子嗣
值得骄傲 不可遏制的悲伤从头顶漫过
像旧时代的默片 黑白间浮动
五彩——你的那个灰姑娘

2002年9月11日



Familiar smiles
你的微笑是熟悉的
68x68cm 2008

你的微笑是熟悉的
你的脚步也早印在脑海了
淡红轻紫十二月的天空下

重 现

小 蝉

桃花原来并不总开放在字里行间
记忆也不总屈从幻想
湖水深入心田
思维边缘杨柳依依
必定有一双手在编织这个画面
阳光下一对老人相偎而坐

灰色的天空何处终止
百年的门何处伫立
你是否接受了我们的告别
遗忘是否在各个角落滋长
那些失去的都可以在这里触及
远方永远在你的视野里

当粗糙而熟悉的石子
重又在脚底滑动
谁的眼睛看见你走向那段往事
嗓音里还有朗朗的读书声
日落光景
手中书页落上一瓣桃花

如今那远去的人群重又聚集
你宁静的面孔浮出笑颜
莲花在池中默默开放
就在谁也不曾在意的那一刻
别处的景致怎能如你美丽



你的微笑是熟悉的
你的脚步也早印在
腦海了
淡紅輕紫十二月的天空下
戊子春
小蟬



Dream in hut
小屋梦影
68x68cm 2008

小屋梦影

小 蝉

我不会忘记造访小屋时
觅得失落多年的目光
只因那淡淡的水墨语言
曼陀罗花在你我之间叠呈

那里窗帘缀着粉色小花
要我确信缄默的不是秘密
聊天闲谈旧沙发很合心意
心思斜卧在花丛中

我怎能越过窗台一再否认
不经意走入整洁的花园
有什么走出花叶的躯体
借着夜色一再呈现

从未仔细审视花朵含苞
从无到有又从有到无
叠呈入世与出世的落寞
剩下墨色空追忆

2008年3月



The Dragon Boat Festival

五月又端阳

136×68cm 2008

小 暑

桐 溪

小暑时节蜀葵醒目地在路边伫立
大叶子预先体味到正午阳光的重量
你喜欢的那些粉色花朵在枝叶中停停走走
重复着没有意义的话语有时候刺痛眼睛
日头太烈了热情在这片孤独中不肯消褪
没有伸出来的手怎么握住你，握住的也不能
是你自己，没画出来的肖像在粉红边缘闪现
一半属于艺术一半属于你，等天气稍微凉爽些
就走出房间去看望二月的爱人和九月的相逢
有些事情凋谢了，整体花丛中身体的一部分
感到疼痛，牙痛也是幼稚的行为吗
不属于自己的声音从口腔发出，等待与放弃之间
没有你的花园里长满荒草夏天也变得酷热

2008年7月8日



Memory at the wall corner
墙角边有一片记忆
36x67cm 2008

墙角边有一片记忆

桐 溪

墙角边有一片记忆时荣时枯
时隐时现就在我的手指间
无止无休的夏天重复着夏天
或许还能听见那罗曼式的歌声

向晚人家窗下轻盈的脚步
踏遍天涯还要围绕这沉沉暮色
炊烟在眼前把童年带向云里
有时候又像接纳我的归来

坐在门廊边寒暄一次次远行
一些事情发生过却从未被倾听
现在我把颜料和墨重新安置
默默归途长久立在墙角边

2008年7月



The past
你看扑面而来的往事
35x47cm 2008

晤面密云

小 蝉

青山无来去停于密云
错落伸展车窗之外横卧
今日愿闻清净法言
果真不能早亦不可晚
秋雨来落是土
打湿眼帘 行止纷纷
小院悄然停泊黑红两车
众人落脚恭敬登楼
远离尘垢合掌于堂前庄严之地
辗转窸窣趋入内室
一一迎面亲近座上慈颜
观世音降临人世 画师卷轴舒展愁眉

在俯身抬头时 甘露沐面
宿世师徒已然相会 吾将净手从汝
习画 习画 冥冥中千寻万觅
无人指示应于今日行诣
青山如故 明灭天光下示现
田田莲叶相逢初次
扬风 扬风 双颊喜色涟漪
亲开示允在未来笔墨
吾妹吾友同行者见证
青山不动停于密云

2007年10月14日



你看外面而來的往事
就像花儿在飛翔
戊子正月小蟬



Wishes

愿 望

136×68cm 2008

家

小 蝉

这个地方普普通通
音乐摇摇摆摆从小桌边走出
就像邻家的猫

时钟搅了盆花睡眠
早晨有一朵低垂着头
卧室转身去安慰
啊，难怪刚醒时有些头晕

久别的友人会不会突然来访
据说一切都将云散烟消
你是不是也看见了
这家的窗帘、茶几和眼镜

只是没有绿色的睡袍
没有人来把门敲
我甚至记不住任何一张面孔

轻信预言式的语录
没有声音记起家原本该如何
在许多街道楼房之间
穿行 家充满怀疑的头脑

把手指向那一个窗口
电话铃不停呼叫
一个虚无的空间在五楼

不止一次希望从那里升起
不止一次人们相互道别
树叶不断证明着短暂

他乡不拒绝陌生来客
在别处开始行走
家有时是自由的代名词

2002年6月16日

時戊子
之夏五月
小蟬



You said

你 说

68x68cm 2008

你 说

小 蝉

你说“八点了是你的时间
花在跳音乐飘……”
莫非你知我心里所念
莫非这些花儿是一夜怀想
醒来时开放

看这是夏季的花
长久俯视我们生活的图像
一瓣一瓣耐心开放
你已放弃了吧
花的躯体并不丰盈

很快就消散的诺言
不如那诗句飘落在心间
反复提醒心碎也如花
永远不随暗夜逃走
莫非这是一场梦？

2008年3月



你說八點了
是你的時間
花在跳音樂
舞心莫非
你知我心裡所
念莫非這些
花儿是一夜
懷想醒來時
開放

戊子歲夏曆
二月初四日
小蟬



Already summer

已是夏天

36×67cm 2008

已是夏天

桐 溪

已是夏天
榴花开放
有一种火红的孤寂
呈现在夜晚的星空下

绿荫里生发怀想
独自在熟悉的地方徘徊
站在一座桥上打听
没有佳音一旦来临

花枝记录沧桑
未来在波折中耸立
四方吹来古旧信笺
草草书就那一生

2008年7月



已是夏天



榴花開放

有一種火紅

的孤寂寂呈

現在夜晚

的日星空下

戊子歲曆六月

小輝



Graceful demeanour in summer

娉婷一夏

35x35cm 2008

闻

小 蝉

从未仔细想过 是谁久久站在那里
那里的暮色如此动人

我有过无数支鲜花
没有一支是送给他的

可他确实在那里
没有一次起程不因他的召唤

匆忙的脚步有些慌乱
我总忘记带上礼物

他是谁呀
仿佛就在午后一同散步

夏日的园林作证
是谁把我带走 带到他身边

即使在身边 还有深刻的思念
催开我的笑容

不要告诉我他是谁
是谁把我安放在心间

一路上如夜花 清香四溢
我看不见 却能闻到

2002年7月8日



粵婷一夏

戊子冬

小蟬桐溪



Once again you fly here from the moonlit night

又一次你从月夜飞来

35x47cm 2008

又一次你从月夜飞来
何尝不是冬夜的冥想
红果一般的呼吸亲切神秘

过 年

桐 溪

城市的夜晚可容得月亮栖居
天气寒冷春节正当头
烟花四射从高楼间隙绽放
无声的月指引回家过年的人
整夜喧闹没有雪的痕迹
欢笑闪烁金箔银箔人间愿望绽放
红蓝黄绿不安的夜晚整夜闪烁的夜晚
一个回家的人看得见城市呼吸
看得见一级级台阶延伸
没有把他带到该去的方向

最后一班车已发他只是在天桥上徘徊
只是跟月亮道别扑面而来烟火迷蒙
踩着五光十色空气里孤独的人该到剧场消磨
剧场在城市里城市在双脚边回不了家的人
到剧场去沿途衣裳褴褛满地爆竹碎片
他想跟过路的人道一声新年好
总还要去把戏看完总要往回家的路看看
总还有一场雪要下呵着冻眯眼看烟花总如瀑
总还像村庄瓦房边院子里欢喜过年

2009年1月31日

又一次你从月夜飞来
何尝不是
冬夜的冥想
红果一般的呼吸
亲切神秘

戊子岁末
桐溪



Merry days
欢乐的日子
35x47cm 2008

欢乐的日子

小 蝉

欢乐的日子来临前
预想她来到我们中间
穿过无数个街区 and 公园

花香飘过嘴唇
她的眼睛在微笑
像挡不住的阳春映入眼帘

分不清是谁的眼神
他们却说我的微笑如此动人
清晰得没有岁月的痕迹

穿过无数个街区 and 公园
预想她来到我们中间
欢乐的日子来临前



Have you ever lived in another life

你可曾在别的生命里生活

36×67cm 2008

你可曾在别的生命里生活

桐 溪

你可曾在别的生命里生活
没有太快的离去
只有年年依旧

半透明的感官里深藏想念
信件递不到天边
只有年年依旧

开始只是不经意的乡间漫游
站立处当时一瞥
只有年年依旧

拥挤人群中你可曾再三回首
不见那个钟爱的黄昏
只有年年依旧

2008年7月



你可曾在別的
生命裡生活
沒有太快的離去
只有年：依舊
戊子夏六月
桐溪小蟬



I will throw off all affections

我愿抛开所有眷恋

35x47cm 2009

我愿抛开所有眷恋
只为全部内在的自由
从耳朵边升起

快乐的昆虫

小 蝉

目光扶起群花
飘舞在长杨短柳中

花影万千重
渐渐接近风流夏日

五月新娘终于到来
从一条街到另一条街

夏的新娘
把你带入诗的世界

从一棵树到另一棵树
我懒得拿起画笔

在深深的草丛沉睡
做五月悠游的昆虫

1998年3月



我願拋開所有奢
戀只為全部
內在的自由從耳邊升起

己丑春
小輝



A vast field
总有一片田野
36x67cm 2008

总有一片田野
把睡眠带给睡眠
层层叠叠漫过山岗

一个人的成长

小 蝉

听母亲说
就是在那间小屋生下我
一个不会哭 窒息发黑的孩子

摇摇晃晃的阁楼挂在树旁
猫在窗口做鬼脸
微风吹送对孩子的爱怜

啊，连我也惊奇并珍惜
这黄色的皮肤 黑色的眼睛
以至不明白出生以前
为什么要抵抗

难道还有比这更令人骄傲的土地
难道还有别的生活 别的信仰
还是滚滚红尘不足以用哭来抵挡

很长一段时间我只知道
北京和故乡这座小城
满墙的大字报
满墙的柳树

然后才知道故乡所属的省
知道各个邻省
知道祖国 知道世界

知道生命无所不在
生活也无处不在

但是为什么只有家乡的酒最醇香
为什么只有母语这般亲切
为什么我 说起书法就神采飞扬
谈起水墨就一往情深
小时候的无知并不妨碍成长
我的血脉就是出生后笑和哭的根由

2002年6月17日



Dusk is falling
踏遍天涯还要围绕这沉沉暮色
35x47cm 2009

如果你改变主意

小 蝉

黑夜已经离开天空 如果你改变主意
如果眼睛看透了的心灵
我就自己走开 涂上防晒霜
从烧伤的大地中间通过
回到原初的农耕时代
戴着常春藤的花冠回家

即便对着无穷的河水起誓
你也可以改变主意 看看周围
轻微的霞光洒落发梢
谁也阻挡不住万物重新生长
犁在黑色泥土耕了三遍
也认不出沉默千年的种子

把农具从我手中夺走
也不相信 那个摩登时代已经逝去
过期化妆品扔进垃圾桶 连同所有的
品牌 还剩下什么呢
一个人的遭遇足以为奖赏或惩罚
你得到所想要的

彩虹跨过整个天空 如果你改变主意
那燃烧过的痕迹也不会淡去
我只对它抱有希望——请求雨水
洗刷不经意涂染的白墙
我只埋头劳作——请求泥土
解除我的疑虑

踏遍天涯還要圍繞這沉
炊煙在眼前把童年帶向雲裏

己丑二月
桐溪

暮色





Mountains 山 水 and waters

The Language of Ink

Don't hesitate anymore.
Linger at my window or my door,
You, who love me most,
I believe so even if you never came.

To dream needs courage,
I feel you, a modest good man,
Whether far away or in my heart,
I'll never stop following my dream.

If the sun were not to disclose secrets,
How could I believe you are before my eyes?
A great mind like the night,
Embraces the sun's shadow.

I scrawl some lines of words
In the corner of the blue garden
The ink spreads slightly
Step by step your love thus approaches.

Tong Xi
April 2001

Translated by Zhu Yousan and Ewa Ziarek

水墨语言

小 蝉

不要再犹豫了
久久站在窗前或者门前
那个最爱我的人
我宁愿这样相信
即便你始终没有出现

梦想也需要勇气
何况你，谦卑的好人
不论从远方还是从心底
都不曾停止追寻

要不是阳光把秘密泄露
我怎能相信你就在眼前
黑夜以广博的胸怀
接纳太阳的投影

我的手歪歪扭扭写下几行字
淡蓝色的花园边
墨色淡淡晕开
你的爱就这样渐渐迫近

2001年4月

Between mountains and waters

山水之间

33x45cm 2003

山水之间

小 蝉

千山万水你也要回来你说握我的手
立成树身也要背手耐心等着月圆
枝叶招摇月光是月光晃动天心与你
低吟歌谣贴近耳根发热回旋熟悉的声音
再三 你终究是走了 墨迹未干
是山还是水笔触落向宣纸黑白分明
真实的雨和着泪和着落花 落向
天边 留白的部分留给未来白的是云
云走了无声无息你却说不不断游移的地方
乾坤上下何处可安身不过是一笔一画勾勒的梦
所以抽象吧你看握过的笔还有余温我已忘却
你的落款使过程完整以及手印清晰
终究你是走了 月圆的夜树身连着树影寂寂
悄悄地秋蝉来入树影婆娑
此邦暂可忘情之地 没入暗夜里徘徊
等月光洒满身 今夜故人来不来
立成树身也要背手耐心等啊
等你伸出手来握住 我的手

2007年11月2日



Childhood landscape

童年山水

35.5×37cm 2000

今日清明

小 蝉

四月四日天气晴好
青草携绿跃过高楼
转到阳台客厅和卧室
眼看天亮了我没有去扫墓
捧着外婆的照片听她说
赶快起床，不要懒惰
可是外婆书包在哪儿
上学的书包在哪儿
白球鞋在哪儿
运动会穿的白球鞋在哪儿
都收拾好放在一边啦
早饭香喷喷小鸟在窗外叫闹
柳条儿拂面，呀！好凉快
一蹦一跳谁家小孩
穿红转绿春天太阳照耀下
人间多么美！

2008年4月4日



Existence

存 在

145×182cm 2008

存 在

桐 溪

正如预想到的总要分离
早上喇叭形花瓣一点一点打开
由浅到深渗入灰色空间
蝉声叠着蝉声睡眠里哪来的听闻
比任何倾诉渗透得都更深
还有比群山更遥远的溪流触到肌肤
清凉像伸手触到月光月光与梧桐之间
片刻闲步只限在枝叶的侧面
侧面清瘦黑色的身影静悄悄徘徊
浓得化不开从一个名字里获得生命
存在着还要戴上墨镜遮挡夏天的太阳
与东边那个漫游者遭遇蝉的歌唱从早到晚
注定擦肩而过月光距离梧桐最近也最远
树梢动了动比蝉翼还轻还薄
没有人惊动睡觉的伊伊没有醒来
是谁在听闻谁在想

2008年7月24日



Longing for high mountains

峨峨高山我所思

95x177cm 2007

峨峨高山我所思，我所思处绕清溪。
山上有木合围抱，奈何北望自展枝。

传 说

小 蝉

遥远的人走了很远
像是在奔逃
他独自一人不害怕吗
人们说他是位英雄
英雄就必须忍受苦痛

也许家乡有位姑娘在等候
他的马匹为什么只往前飞奔
像古代的士兵奔赴战场
多么遥远，不仅仅是路程

欢爱与仇恨都已不在心间
他的存在时时勾起伤心的回忆
花草不断蔓延到天尽头
也不再有山坡滚爬的少年

时间的光刻意照亮这番分离
他没有说出真实的感受
剧本还在上演
有些悲剧找不到替身

2001年4月



This or that

或此或彼

95×177cm 2008

或此或彼

桐 溪

或此或彼黑暗中你见到的是什么
 是你看见那空间还是空间发现本来的你
 早晨微风才稍稍吹动窗帘
 呼吸就引申出一天的倦怠说摘下面具
 独自坐着听经仿佛来自云间的声音
 何时得到经书何时开始持颂抄写
 室内云流动超出四壁上下十方
 引领目光与初心相遇合掌悲悯渐渐平息
 风摇影动没有错误的造型唯烦恼渐渐平息
 渐渐远行的人来到这里没有惊扰窗帘
 仙桃触到舌尖明亮芳香来自体内
 关怀无所不在怎回避丝丝甜味渗透肌肤
 比呼吸还多的空间覆盖了言语和想象
 终日徜徉的人处于自己的根部或此或彼

2008年7月30日





Homesick

家 园

95×177cm 2008

家 园

桐 溪

春天背景里立着一排婆婆树木
 飘飘若举你的容颜辗转飞旋
 从晨雾里忽然降临
 令人惆怅暗香来去

还像从前丁香花下寻找词句
 张望着唯你的容颜风霜如故
 小山夕照从未曾有过瘦弱的光明
 遥远多情照尽离愁

古老传说不仅只在图卷里
 不是三杯两盏可以道尽的相思
 不是容易遗忘的黄昏细雨
 北方干燥气候里哪来的南方潮湿

你温柔回眸那一排树木婆婆
 千万颗星斗倾心照耀家园小径
 薄寒泥泞里一声召唤荡漾起
 一波悲伤一波欢喜

眼光和泪光交互仰面春雨霏霏
 还是当年喜欢淋雨的孩子
 恣意忘怀才知你长伴左右
 你的容颜一往情深美丽哀愁

2009年2月7日





That day
那 天

145×182cm 2008

那 天

桐 溪

那天，水无度倾泻阳台植物已经死去
冲洗多日来的尘土一双脚来来回回
芬芳四溢夜悄无声息等待宁静的阴影
来临，从扶栏边走向房间夏夜与相思混合
是否就不再分离，深深照着孤寂
还有亲切的呼吸在耳旁仿佛清晨鸟儿
飞翔，樱桃摆上书桌完美的果实也不曾说
要在尘世中永远不落，不眠的夜晚还是返回
天空，天还是亮了该去寻心中的二月兰了
我站在阳台上向下俯视小区花园
找不到点点蔓延的蓝色此刻飞奔下楼
会不会错过来敲门的人有个约定在午后
中间无论多少曲折告诉我你早踏着露水出发

你将扣响我的房门带着那片永远无法忘怀
幽幽的蓝和口琴里熟悉的歌声
你看，那时喜悦像天使满屋子飘荡
从阳台到卧室一切都有些不同了

2008年7月9日



Compositions

棋 局

183×145cm 2008

棋 局

桐 溪

我和你隔着一堵围墙
隔着路途隔着岁月
隔着俗世隔着人言
我知道你是孤独的
尽管灯影下棋逢对手

我知道你的苦恼是什么
棋盘的轮廓渐渐清晰
直到空白的脑海里棋子闪亮
黑白的间歇还是黑白
难道有知底细的高手操纵全局

众多嘴唇齐声道出那个盘式
举棋不定的人灯下犹豫
反复思量如何维持完美的领地
隔着语言隔着寂静
隔着偶然隔着眺望

倘若新年烟火里皆是满愿
又何处安放这思量
守岁的烛火跳跃
屏神凝息等待又等待
新时局的开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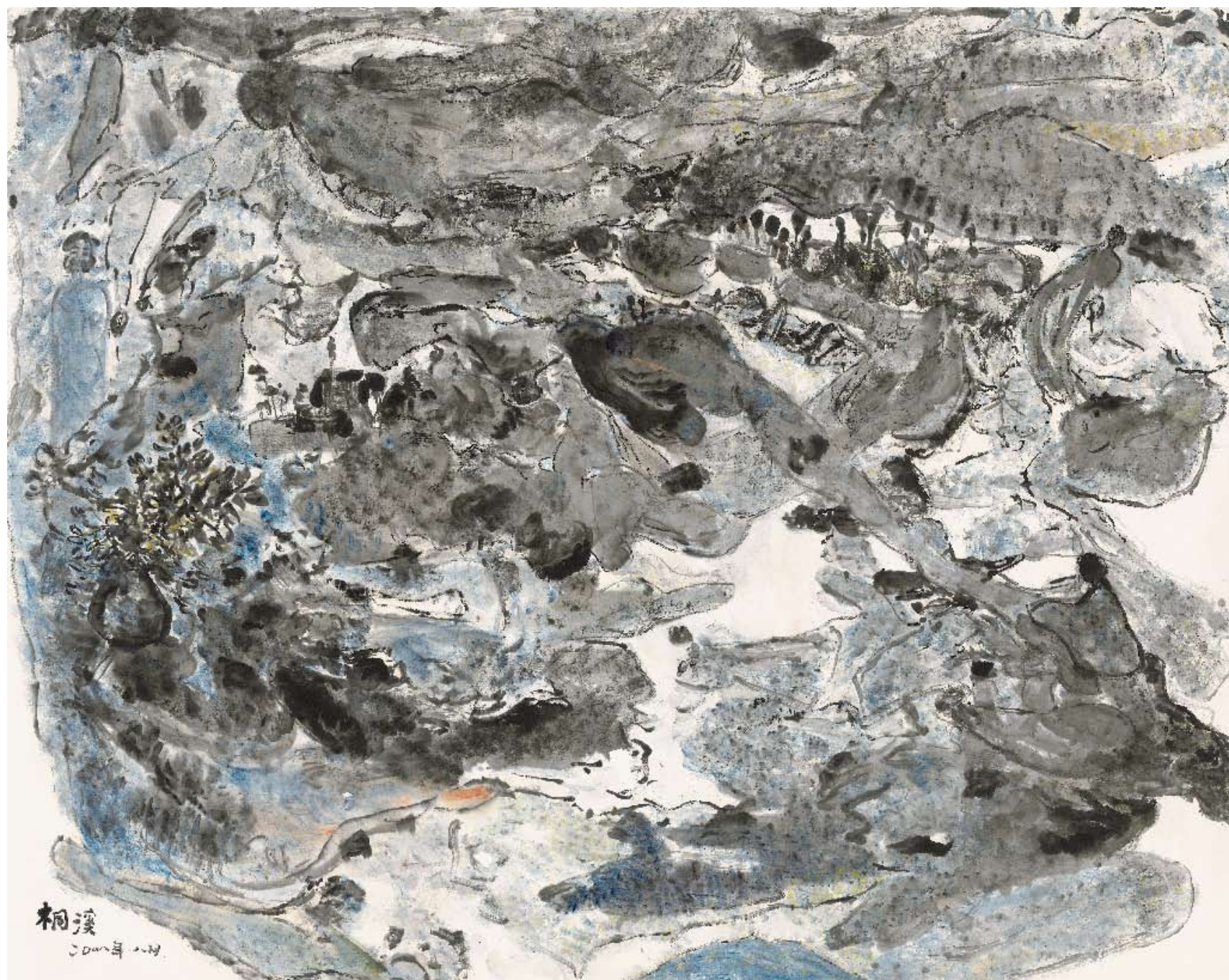
Old photos
老照片
145×182cm 2008

老照片

小 蝉

无聊的时刻哼起一首歌
人是多么奇怪的生物
运动的声波分析 线条从何而来
没有人看清我的五官
图像也不能证明我曾经欢笑过
摄影家失望地摇头 他掐灭一根香烟
中世纪镶嵌画在忧郁天光下闪耀
旧时代的路不在东边 不在西边
命运迂回曲折 我无意识地张开嘴
仿佛早已预料时空差错造就身外的诧异
那么这座教堂谁建造的又与我何关
谁说没有背景我就不再楚楚动人
究竟哪一种艺术更接近艺术
只须一点笔墨就能将诗意唤起
风景并不足以替代山水
尽管人们对图像的推理越来越接近事实

2002年9月12日



A Wakening

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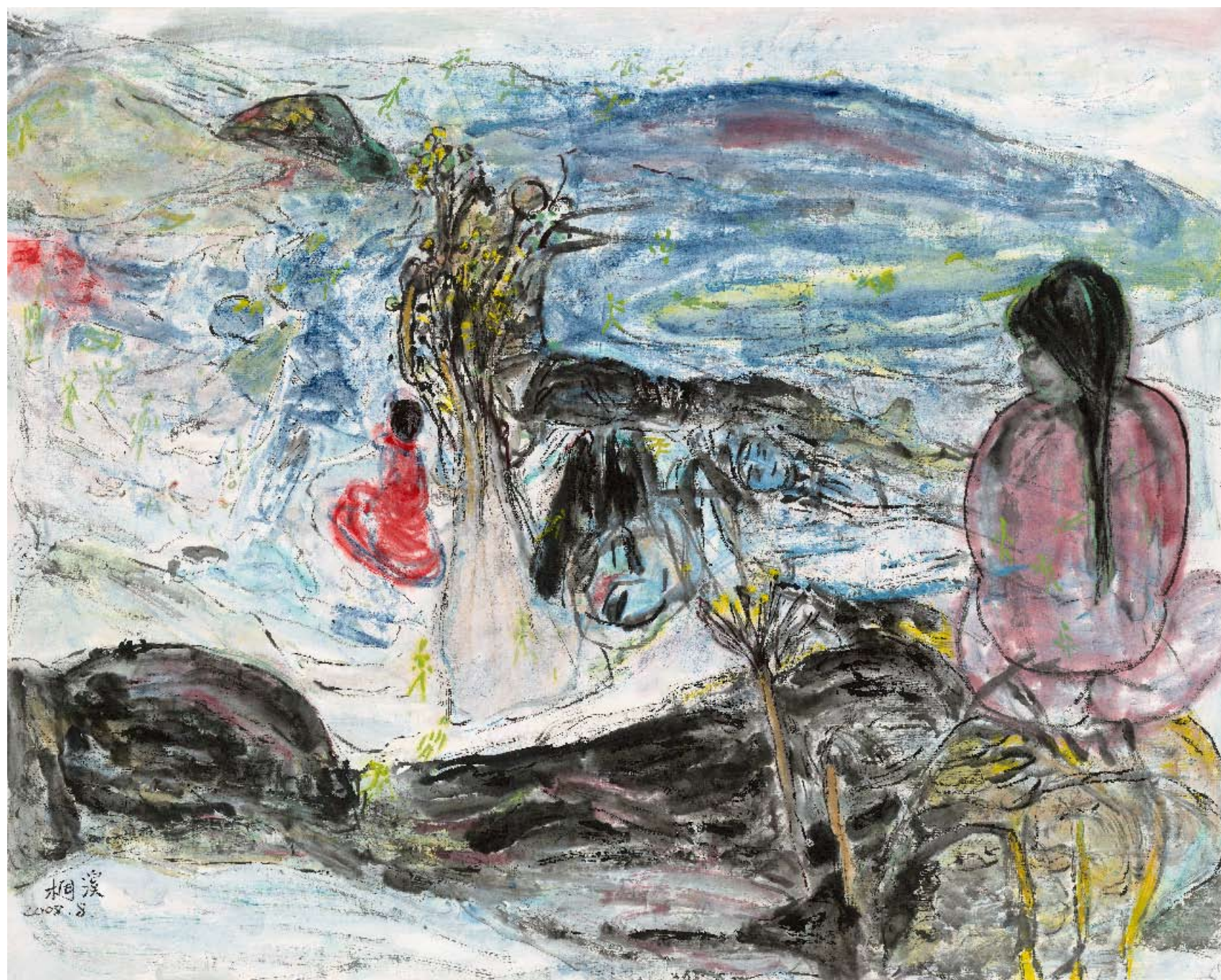
183×145cm 2008

醒

桐 溪

夜的颜色梦的颜色纷纷停在树旁
风停着像一种思念摸不着
我却用眼睛触到了它的模样
用耳朵感觉到它的方向透过石榴花
闪烁闪烁它不曾引领我奔向你
爱情也不可能引领我喜悦从心底来
是的黯淡夜空就这样去了
隐约听见你在说话仿佛心底早隐藏着
一种声音像音乐在这间屋子飘荡
整晚荔枝的清甜还留在齿间我知道
风哪里停留回家翻开书页
文字落到心间感受光阴的力量
一点一滴渗进骨头太阳现在升起也无妨
抬头看见远天往左是红日往右是白月
低头想那无边的孤寂在夏季
在夏季开放其实也无妨

2008年7月15日深夜



New legend of White Snake

新白蛇传

96x124cm 2006

新白蛇传

桐 溪

水回到天叶飘向地复原了那般光景
幕布缓缓落下一场悲欢凝固异地
是舞台是断桥春水盈盈秋水盈盈
眼前人群散去雨停处白蛇青蛇许仙
人间流布乡下戏台都市剧场
尤是生别离早知结局难回首还回首
一点隐痛虚无爱究竟有无空间和界线
久别相逢看戏不堪这暑热天气
欲言还止散场后难打上出租车
零八奥运的夜晚天安门广场左侧
新剧上演从一个神秘太极图里转出来
就都会是好结局看我们都在笑
剧场安放在浅水熙熙攘攘人群颠倒
长安街车水马龙乘雷锋塔一抹夕照回家
数字时代那些事儿仍优雅唱在心间
有一点点痛楚如花绽放
一夜悲欢水回到天叶飘向地

2008年8月13日



Walking tour
远 足
183×145cm 2008

如果真的有来世

小 蝉

如果真的有来世
你一定要先到各处看看
哪里深刻映入脑海 就在哪里出生
不要有贫富贵贱的分别
每一个生命 都同样珍贵
同样充满七情六欲

不要因为某个人 就轻易
生起怜悯的心
不要对他说任何一句
只可对草木说的话
四周充满危险
不要以为自己上辈积德
就可以无所顾忌

行路时 不要忘记南北东西
不要带着森林野餐的记忆
也不要带着汽车拥堵的印象
这一切都将是痛苦的根源
但一定要有美好的愿望留在心间
那是对前世唯一的纪念

在最陌生的地方也要亲切地
为之祈祷
如果不能介入 就学会欣赏
如果一幅画让你怦然心动
不要追问 为什么近看如此模糊
远离却有绚丽的光投入体内
岁月也只能给你一点暗示

每日的经历都已渐渐淡忘
不要强将情感分类
不要问画中的花属于哪一种
不要让科学影响你的情绪
如果不知道为什么苦恼
就想一想你独一无二的人生

过去难以释怀的一切
变得如此平易
对生命不要过于执着
但一定要有一颗虔诚的心

无论弱小还是强大
都要学会感激
学会更有力地行走在这沉重的人世

2002年7月8日



Moonlit night
月 夜
183×145cm 2008

起 念

小 蝉

没来由起念在发乌面白间
不久霞光即逝心思卷皱
唯认得一袭黑衣
于月轮光明之外起伏
如垂手立门内你的色身
无处了却倾慕满庭院
暂止暂止
你以手现 有客来仪
清静红尘户牖墙宇间穿梭往复
是前是后可失了方寸
入室坐就 这点滴光阴
落向书页落向文字
落向随手所指的一幅画
白墙边的草场当见我 迟迟
目光从牧羊少年迁移至他脚边的栅栏
至画框外沿 你温顺的前额
离墙不远 发缕浓黑

也挡不住风从里向外吹拂
笑涡落进眼帘
扑朔迷离本自都市繁华街区
但观那园林与湖光山色
亭院回廊是妄想
令汝受灭这世世轮回
在起身的瞬间落入怀抱
当复从头 从肉身
从舌中生出的滋味
触摸灯下绿萝绰约丰姿
我终非草木 冷暖心知
当天际一线光明开合
花将满庭院 起身推开红门
月晕与秋凉的夜遇合
谁立于玄关 知告别在即

2007年10月13日



At my sweet will
随心
145×182cm 2008

随心

小 蝉

这些花卉还在人世间流传
晨光照亮昔日容颜
没有人再为此动心
是什么激起你悠远的记忆
和生命深处的忧郁

时间要那样与你相牵
欢乐潜行于画幅
坚强有力的手握住了什么
倦容下透出一丝笑意

围绕你的故事悄悄侵入
居室的色彩或音乐
在心里反复呈现
某次出游，无意间穿过一簇花丛
动人的天空落在眼前

2001年4月



桐溪

1900

Live in another place

生活在别处

95×177cm 2008

生活在别处

桐 溪

天空恰好被一群鸽子带入视野
才想起你长久地离开了我
沉默的屋子依旧盘坐在楼宇间
负载一个人的岁月山隔水隔
“汽车进站请注意安全”
不时从路边公车站飘进来的女高音
模糊去离合悲欢以前这屋里
女主人也曾阳台边露出笑脸
也有几个沙尘天边晾晒衣服边埋怨
那时没有人把你带到这来
你追随大堂圆柱楼层阶梯你向上看
以为是宫殿没有长廊迂回香炉里袅袅香烟
你站在客厅中央被一群鸽子引领
只为类似的故事在别处发生
只为漂泊的心想要一个深深的应许
只为将老的容颜想再贴近往昔的恋爱
略伸一下手你就能抓住那个清洁的空间
可惜太晚了神的用意只发生在事先
你是否想知道那兰花的一缕幽魂今在何处
你是否恰好把身子探向前举起一杯清茶
早晨天空一缕光芒打向嘴唇
薄薄的一缕伤悲顺着杯沿回环往复
已经是太晚了对于昨夜无眠
那个快乐如孩童的人现在在哪里
天空恰好被一群鸽子带入视野
才想起你长久地离开了我

2009年2月4日





A dream in sound
声音里的梦
145×182cm 2008

声音里的梦

桐 溪

起初一阵细微的颤动向晴空
渐渐浮现彩色蝴蝶流连
客里朱颜易老声音里的梦
悠悠花期裹入等待琴箫互诉
前面就是春季了
长袖舞出山水间的自足
徘徊今夜月明允诺不再叹息
那最短暂的相会于尘世还存在否
翅膀划破一纸思念
蝴蝶翩翩他乡野草花开

像不回家的人随处游移
总有一天拭去无端涌出的泪水
有什么比离别更长久的体验
无可慰藉的夜里一双眼睛
窥见心中的痛处
偶然间走出居室也不肯转身
就在那儿在世间
幸福独自流放远方

2009年2月9日



那最短暫的相會于塵
翅膀劃破一紙思念
蝴蝶翩·他鄉野草
像不回家的人隨處近
總有一天拭去迴端邊
有什麼比離別更長久
無可慰藉的夜裡一
窺見心中的痛處

Calligraphy

书法

我的画展

桐 溪

河水覆盖过河水流淌着下一次的梦想
 下一次你还会来吗，每个路过的人都带着笑容
 可是你不在那里所有的消息都黯然
 地老天荒的午后花儿持续开放云里一声叹息
 顺着发梢轻滑仿佛你的握手触动心灵
 我是你的恋人是谁把你赶走了谁流放了我的情感
 水草下密语吐露像一串串水泡春天还不是时候
 夏天也不是，秋天花朵和着颜料摆出来展览
 阳光和月光下都是你的身影，秋天是时候了吧
 等到初冬也不迟，画笔抚摸脆弱的宣纸
 愿望就这样开始了，从展厅开始的色彩悄然无声
 说吧，蜗居的人
 说泥土里梦想长出绿色的翅膀一双眼睛看见
 昆虫飞舞顺着湿湿的树林子雾气里身影清晰
 说耳朵里的歌声其实没有错过，说你还是来了

2008年7月7日

My Exhibition

River water bringing river water brings the next dream,
 will you come again, everybody passing by with smile a gleam,
 but you are not here, all news are dark.
 Afternoon flowers outlast even heaven and earth,
 from the cloud comes a sigh.
 Slip gently from hair tip as if your hand-shaking touches my soul.
 I am your lover. Who is to drive you away and who banishes my feelings?
 Secret talk emerges under water glass like strings of water bubbles.
 It's not in spring time yet, nor in summer, is autumn all right?
 Flowers shown with colours, it is you who are everywhere
 under the sun light and moon light.
 It's not yet late in early winter.
 My brush touches fragile Xuan paper,
 thus quietly begin my wishes, begin colours in the show room.
 Please say, the humble home based one,
 The dream grows green wings from earth and eyes see
 insects are dancing along the wet forest, cut clear figures in the fog,
 and songs in ears are never in vain:
 You'll be there indeed!

Tong Xi

July 2008

translated by Zhu Yousan

墙角邊有一片記憶

墙角邊有一片記憶時榮時枯
 時隱時現就在我的手指間
 無止無休的夏天重複著夏天
 或許還能聽見那羅曼式的歌聲

向晚人家窗下輕盈的腳步
 踏遍天涯還要圍繞這沉暮色
 炊煙在眼前把童年帶向雲裡
 有時候又像擁納我的歸來

坐在門廊邊寒暄一次：遠行
 一些事情發生過卻從未被傾聽
 現在我把顏料和墨重新安置
 默、歸途長久立在墙角邊

桐溪

If there shall be a day like that

若有那么一天

137x68cm 2009

若有那麼一天

若有那麼一天
回首時你的微笑粲然
我怎能不朝夕追隨
春色彌漫的天空

我願拋開所有眷戀
只為全部內在的自由
從耳朵邊升起
再不擔心遭遇磨難

投下的陰影那般細弱
山丘一朵黃花沒被發現
我怎能不小心呵護
本來只是簡單的存在

若有那麼一天
在任何地方意外重逢
塵封的姿態如花
我怎能不向虛無致敬

桐溪

聲音裡的夢

起初一陣細微的顫動向晴空
 漸：浮現彩色蝴蝶飛流連
 客裡朱顏易老聲音裡的夢
 悠：花期裏入等待琴簫互訴
 前面就是春季了
 長袖舞出山水的自足
 徘徊今夜月明允諾不再歎息
 那最短暫的相會千塵在還在否
 翅膀劃破一紙思念
 蝴蝶翩：他鄉野草花開
 像不回家的人隨處遊移
 總有一天拭去無端湧出的淚水
 有什麼比離別更長久的體驗
 無可慰藉的夜裡一雙眼睛
 窺見心中的痛處
 偶然間走出居室也不肯轉身
 就在那兒在世間
 幸福獨自流放遠方

桐溪

Someone says, that is the color of sea

有人说那是海的颜色

137x68cm 2009

有人說那是海的顏色

有人說那是海的顏色
自往昔的夢中升起
或許我們曾經活過
面對無名的流動
還是不知道該往哪裡去

偶然從人世間走過
點滴苦楚心中歲月所在
不為憐惜的目光停留
靜：只為珍珠凝結
夜涼如水沉醉天階

星空不能瞭解
剪影沉重的手勢
燭光下話別在：入夢
面對無名的流動
還是不知道該往哪裡去
桐溪



那一方水土那一方人 ——记2007年在奥斯陆大学的一次画展

小 蝉

二月二日，今年踏上挪威土地的第一个清晨，因为时差，四五点钟就从梦乡醒来，作为奥斯陆大学特殊的客人，我被安排住在大学里童话般小木屋的楼上，在异国的土地上，我却仿佛回到老家，鼻子嗅到浓厚的泥土芳香。时光倒流，我想起出生地同样有树林有木屋，可现在家乡变得遥远，异乡反不陌生。从木屋窗户望出去，火红的朝霞预示崭新一天的开始，在树枝黑色剪影掩映下，大学的图书馆和教学楼还在静静沉睡，其实薄薄白雪覆盖下的土地也未醒来，屋前一条小路斜伸向远处，记得昨天我从木屋沿着它走两分钟，一左拐，就到了大学美丽的图书馆，两周后我的绘画作品展——《快乐的昆虫——中国诗与画的意境》将在图书馆二楼举办，开幕式则在一楼大厅举行。我和我的画像雪花从天空落下来，就要融入这白色安详的世界，似庄生之梦，蝴蝶儿翩翩，冬季里飞向北溟与雪花共舞。

二月十六日画展开幕，这几天大学到处可以看见画展海报，大学为此次画展做了充分准备，包括海报都显得匠心独具。我的一幅作品《好事近》作为海报设计主体，画的是两柿子，一柚子，柿子靠前，“柿”与“事”谐音，所以叫“好事近”，海报取其局部，柿子的红与画题都增添了画展的吉祥气氛，左上方有一张我的黑白照片，下方中部则是挪威著名的音乐家阿福(Ofsdal)吹奏笛子的黑白照片，他将在画展开幕式上演奏挪威与中国的民间乐曲。整个设计都应和着这次展览的名称“快乐的昆虫”。我在图书馆的转门前微笑，转门中央也有“快乐的昆虫”，我羡慕在那里她可以安静地观察过往的人群，门内与门外的世界。

本特(Bente)女士是大学画廊的主管，由她来主持我的画展开幕式，还记得去年五月在奥斯陆大学我第一次请她看我从中国带来的作品时，她眼里流露出的欣喜之情，立即就与文化研究与东方语言系的艾皓德(Eifring)教授一起商讨画展举办的时间和方式，同时也征求我的意见，最后我们共同选择了这一时间——明年新春开始的时间，也意味着我将在异国度过丁亥年春节，虽然传统的节庆早已从都市生活中渐渐远离，但是在我心里画展开幕是多么隆重的节庆仪式。我远在他乡，却有着比在北京更浓厚的过年意识，树林、泥土、小鸟以及在树林中嬉戏的喜欢过节的孩子。

开幕式上我朗诵自己的小诗，艾皓德教授将它们翻译成挪威文朗诵，其实我只是逐字念下来，诗完成后就有了自己的生命，在图书馆的一楼大厅，它们会自己呈现给观众的。也许是中国春节的喜庆感染了奥斯陆的观众，通常安静、疏朗的大厅突然聚满人群，沿着阶梯一直到二楼展厅外的走廊都站满来看画展的人，我和我的诗画在接受一次西方观众的检阅，我知道自己多么幸运，无须语言，通过色彩、线条和声音就使我和他们完全没有隔阂，他们都说虽然听不懂我的汉语诗，但是喜欢听我的声音，而艾皓德教授完美的翻译又给朗诵增色不少，前几首是现代诗，只最后一首特别，《咏雪——奥斯陆印象》：“一望北溟遥无极，苍穹带水古渡西。银装裹日映地白，雅舍客居咏嘉期。”翻译成挪威文后，竟也是压韵的呢。事后大学画廊将开幕式制成了光盘。挪威女画家艾迪丝(Edith)因在其他城市居住，那天无法赶来参加画展开幕式，后来她专程来看了好久。有一天她写信来说：





“终究我得到了你的开幕式光盘，早上在家一边喝着中国茶一边观看，我被你的诗深深触动，它们钻进我的心里，我的眼睛渐渐潮湿，开幕式那样精彩，你的诗那样诚挚，所以你是勇敢的，你展现了最内在的情感……”艾迪丝，你的画同样也打动我呢，尤其那些抽象自由的水墨意象，我知道你深深被中国的文化吸引，绘画风格受《易经》阴阳与卦象的影响，你还有厚厚的《芥子园画谱》英译本。在你的乡村木屋里，喝着你刚从园子里摘回来的香草茶，我们热烈地讨论着对艺术的见解。窗子外细雨绵绵也影响不了彼此开朗相映的心境，噫，这就是人生。

阿福在开幕式上吹奏的曲子中，《茉莉花》留给我的印象最为深刻，那白色淡淡的幽香分明从家乡园子里散发出来，缠绕纠结着这异域雪城，茉莉花，茉莉花。后来阿福带着笛子又到展厅来，在那里我和我的绘画共同聆听了一次特别的独奏会，之后他把笛子送给我，说这是自己亲手制作的。现在美丽的黑管静卧在我书橱里，那美妙的时光逝去了，我甚至不忍多看它一眼。阿福是深受挪威人喜爱的音乐家，他热爱中国文化，“阿福”就是他给自己取的中国名字。每次到中国来他都到各地收集各种民间管乐器，他说他在中国发现一种稀有的笛子，现在连中国人自己都不会做了，而他学会怎么做，打算下次到中国来办作坊生产这种笛子，我看着他那天真得意的笑容，也开心笑了，哈，阿福你也来赶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热呀。

诗朗诵和笛子演奏结束后，奥斯陆大学副校长本纳斯塔德(Benestad)先生发表长篇致辞，最后副校长引领大家从一楼大厅来到二楼展厅。人群簇拥着进入展厅，极北的北方冬天里鲜花开放，气氛就像艾皓德比喻的那样，“我们被邀请来用昆虫飞绕花丛的视角来看画展，所以我们感到快乐”。人们兴奋地围住本特、艾皓德和我，纷纷感谢大学举办了这次展览，感谢我从遥远的中国带来我的作品。其实我和你们一样要感谢本特和艾皓德，他们从去年五月决定办展开始直到今年二月，持续不断地为画展的准备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而我远



在中国除了准备作品，其他一无所能。要知道举办一个画展是包括画框制作等许多复杂烦琐的具体事宜的，他们认真负责的态度常使我汗颜，如果没有他们的努力，这一季的春天不会自己在冬日里降临。

我曾介绍自己的创作过程就像是一个禅定的过程，我把自己投入其中，不知道我是画还是画是我，于是存留在记忆中的情绪就汨汨流出，脆弱的纸面上游离着生命的轨迹，等待目光的注视，生命将在目光里成熟。艾皓德则直接说我的画就是禅的静坐，也许是吧，绘画完成后就有了自己的生命，它在静坐中向下回到泥土的根，向上开出活泼美丽的花儿。难怪同样热爱自然、性情安和的挪威人喜欢那些画，他们说进入展厅，人的心就安定下来了，那么安静呀！即便在此热闹的场面。看见展厅里熙熙攘攘的人群，我知道他们的喜悦是从内心发出的。挪威画家达格(Dag)指着《蝶儿飞了，花枝动了》说，虽然看不懂题字的意思，但是他从颜色和墨迹细微的变化中受到感动，受到启发。接下来是一连串的合影，诚实内向的挪威

人和不善言辞的我，我们的傻笑。还有许多中国留学生，他们说这真是一个令人振奋的展览，因为中国艺术家给西方人看太多愚昧的、丑的东西啦，最后实在的西方人几乎以为中国就是一个野蛮社会。但今天人们都说奥斯陆大学来了一个文雅的中国文化人，原来中国也有文化呀。竟会有这样的认识！我心里泛起一阵隐隐的痛。岂敢妄言自己有文化，只不过我对滋养我的那块土地上绵延不息的历史文化有着深厚的情感，我的花儿有根，柔弱但是坚定。

奥斯陆大学是一扇窗口，它有着浓厚的学术气氛和高尚的艺术品位，副校长在开幕式上已经概述了中国悠久的文明史，中国绘画是这一高度文明的具体形象的体现，他说我的绘画正是属于这一优雅的艺术传统。那么我就以中国画家的身份，以自己为例子，向西方人介绍我的画吧，就借用这扇窗口传播我热爱的中国文化。我准备演讲的题目是《〈论语〉与学画》。《论语》里不仅有抽象的学画理论，更有具体的学画方法。因为在传统中国画家看来学画就是学做

人，而人生与艺术正是互为阴阳，浑然一体的。西方绘画的基本功是学素描，画人体，中国画的基本功则是学诗、学礼。“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人情绵延至今，并没有中西方的隔阂，我的画自己和西方人产生情感的共鸣，我的解释不过强为之说也，可因为有了情感，所以有了宽容，他们频频点头欣然理解和接受了我的观点。画展持续了一个半月，而我在大学的文化研究和东方语言系里有自己的一间办公室，看过画展的许多人对中国文化产生浓厚的兴趣。于是我的办公室或外面走廊成了一个中国文化讨论场所，而和教授、学生们的交流成为我日常生活的乐趣，从窗户望出去，外面还是白皑皑的世界，在晴朗的天气里阳光会直射进来，教学楼安装的一种自动感应窗帘就缓缓落下来，我们都对这种自动化报以无奈的一笑，阳光被挡在外头了，可是我们热烈的探讨还是顺着百叶窗的缝隙泄露出去，弥散在还有些许寒冷的空气中……

2007年6月15日



On Realities and Dreams

Tong Xi gives us the paradoxes of contemporary China. Where her portraits grace the volumes in which her work is presented I see a golden warmth and the received charm of our modern times. Yet she practices an austere devotion to the details of her crafts that thankfully draw us to a different era than today's imperfections — a time when care counts and thus realizes its own hopes. Her contrasts captivate. She might draw from Li Bai as well as Chagall, each instance calling forth a genuine speck of this our mixed but common humanity. Elegant details with graceful phrases turn the highly styled to motion, and thus the emotion of a reality — a leaf, a

branch, a flower — transposed to a dream. Or is it a dream to a reality — one more chance to go around this world? With both come the possibility of a longed for dimension. With her paintings come our words; with her words lay our possibilities.

Frederick H. Damon
University of Virginia

桐溪（小蝉）艺术简历

桐溪 又名小蝉，本名张斌，1970年生于福建福鼎。2005年7月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获博士学位。现供职于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2001年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个人画展。2006年和2007年，两度应邀于挪威奥斯陆大学作中国文化与绘画演讲，以及参加有关学术活动并举办个人诗画展。

画展

- 1993.12 国画《寒夜访友》参加福建省美术展览。
- 1994.10 国画《梅花》参加福建省庆祝建国45周年展览。
- 1996.07 中国美术馆参加“中国画七人展”。
- 1996.08 参加中国艺术博览会，获新人新作奖。
- 1997.05 参加全国青少年书画艺术大奖赛，获青年组绘画银奖。
- 1997.12 中央电视台画廊举办个展。
- 1998.11 国画《山居》参加“98中国国际美术年——当代中国山水画油画风景展”。
- 1999.05 国画《渴望》参加澳大利亚“第三届中国水墨画大赛”，获第二名。
- 1999.07 国画《勃勃生机》入选“全国第二届中国花鸟画展览”，获优秀奖。
- 1999.09 国画《春华秋实》参加“庆祝建国五十周年暨迎接澳门回归全国诗人、书法家、画家作品展览”，获成就奖。
- 2001.06 中国美术馆举办个展。
- 2007.02 挪威奥斯陆大学举办个展。
- 2007.09 国画《我的花卉》参加庆祝香港回归祖国十周年“世纪伟业——中国绘画艺术特展”。
- 2008.11 观想艺术中心（北京）举办个展。

画作

- 1998 《千年愿望》等三幅国画发表于《美术观察》1998年第1期。
- 1998 《舞蹈中的祝福》等八幅国画发表于《美术研究》1998年第3期。
- 2000 《诞生》等五幅国画发表于《国画家》2000年第2期。
- 2001 《外婆的歌谣》等五幅国画发表于《文艺研究》2001年第3期。
- 2001 《无题》等八幅国画发表于《东方艺术》2001年第5期。
- 2006 《丹青集翠园》等十一幅国画发表于由挪威奥斯陆贺密士学术出版社出版的国际著名汉学家论文集《中国语言和文化研究》。
- 2007 《兰玉室家》等十二幅国画发表于《十方艺术》2007年第2期。
- 2007 《送别》等四幅国画发表于《十方艺术》2007年第3期。
- 绘画作品曾发表于《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中国艺术报》、《中国书画报》、《北京青年报》、《北京日报》、《北京晚报》、《美术报》等报刊。

著作

- 论著：
《丰子恺诗画》（文化艺术出版社2007年10月版）。
- 翻译：
《丰子恺：一个有菩萨心肠的现实主义者》（作者：〔挪威〕何莫邪，山东画报出版社2005年5月版）。
- 论著：
《丰子恺》（“中国画名家大系”之一，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3月版）。
- 画集：
《小蝉画集》（知识出版社1999年10月版）。
- 诗集：
《快乐的昆虫》（青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7月版）。

论 文

《创作笔记》，刊于《美术研究》 1998 年第 3 期。

《自由书写与山水画创作》，收于《现代中国绘画中的自然——中外比较艺术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广西美术出版社 1999 年 1 月版）。

《丰子恺美术史著作简述》，刊于《荣宝斋》 2004 年 5 月第 3 期。

《熊秉明和观念艺术》，收录于熊秉明纪念文集《对人性与智慧的怀念》（文汇出版社 2005 年 3 月版）。

《丰子恺与日本画家竹久梦二》，刊于《荣宝斋》 2006 年 11 月第 6 期。

《论语与学画》，刊于《十方艺术》 2007 年 8 月第 3 期。

《画可以怨——宋迪潇湘八景画题含意试析》，刊于《荣宝斋》 2007 年 9 月第 5 期。

《解读诗意——丰子恺绘画赏析》，刊于《博览群书》 2008 年 4 月第 4 期。

《中国绘画中的诗意》，刊于《荣宝斋》 2008 年 5 月第 3 期。

《丰子恺绘画艺术中的生命诗意》，刊于《福建艺术》 2008 年 6 月第 3 期。

《丰子恺绘画中的诗意特点》，刊于《荣宝斋》 2008 年 9 月第 5 期。



Resume

Zhang Bin (artist name: Xiao Chan, Tong Xi), born in 1970 in Fuding City, Fujian Province China, Ph.D. 2005, China Central Academy of Fine Arts and now assistant research fellow with Chinese Academy of Arts.

Positions:

November 2007-present	Assistant research fellow with Research Institute of Fine Arts, Chinese Academy of Arts
2006-November 2007	Editor of journal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 China, Chinese Academy of Arts
May 2006	Visiting scholar, Oslo University Norway
May 2006-present	Participating in the editing of the Thesaurus Linguae Sericae, Edited by Christoph Harbsmeier, Professor of Oslo University, a renowned Sinologist
February-May 2007	Visiting scholar, Oslo University Norway, holding Personal Exhibition of Chinese Paintings and giving lectures on Chinese Painting and Culture
2001-present	Guest Professor, Beida Ziyuan Culture Relic Academy

Exhibitions:

2008.11	One Person Show, Beijing Guan Xiang Art Gallery	Oil Landscape Painting Exhibition—China International Fine Arts '98, Beijing
2007.02	One Person Show, University of Oslo	1997.12 One person show, CCTV Art Gallery, Beijing
2001.06	One Person Show, China National Art Museum, Beijing	1997.05 Awarded Sliver Prize at China National Young People Painting and Calligraphy Exhibition, Beijing
1999.09	“The progression of seasons” awarded Achievement Prize at the Exhibition of Poets, Calligraphers and Artists of the Whole Country in Celebrating the 50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and the Return of Macao to China	1996.08 Awarded prize of “Excellent Young Painter” at China Art Exposition '96, Beijing
1999.07	“Vitality” awarded Prize of Excellent Works at the 2nd Chinese Flower and Bird Painting Exhibition, Beijing	1996.07 Seven Person Show, China National Art Museum, Beijing
1999.05	“Longing” awarded 2nd Prize at the 3rd Chinese Ink and Wash Exhibition, Melbourne, Australia	1994.10 “Plum Blossom” selected by Fujian Fine Arts Exhibition on celebration of the 45th National Day, Fuzhou
1998.11	“Mountain Villa” selected by Contemporary Chinese Mountains-and-Waters Painting and	1993.12 “Visiting a Friend in a Cold Evening” selected by Fujian Fine Arts Exhibition, Fuzhou

Chinese Painting Works:

2007 “White Cloth Lady” and other twelve painting works published in Shi Fang Art Magazine, No.2, 2007

2007 “See Lover Off” and other four painting works published in Shi Fang Art Magazine, No.3, 2007

2006 Collections of 12 Chinese flower paintings published in “Studies In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the collected works of world-renowned sinologists, published by Hermes Academic Publishing, Oslo, Norway

2001 “No Title” and other seven painting works published in Oriental Arts, No.5, 2001

2001 “Grandmother’s Ballads” and other 4 works published in Literary and Artistic Research, No.3, 2001

2000 “Birth” and other three paintings published in Chinese Painting Artists, No.2, 2000

1998 “Blessings in Dancing” and other seven works published in Fine Arts Research, No.3, 1998

1998 “Millennial Wish” and other two works published in Fine Arts Observation, No.1, 1998

(Chinese paintings have also been published at “People’s Daily”, “Chinese Youth Daily”, “Chinese Arts”, “Chinese Calligraphy and Painting”, “Beijing Youth Daily”, “Beijing Daily”, “Beijing Evening News”, “China Art Weekly” and other newspapers and journals.)

Books:

“Poetic Flavor in Feng Zikai’s Paintings”,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2007 (Doctoral Dissertation)

“The Cartoonist Feng Zikai---Social Realism With a Buddhist Heart” (Translation work), author: Christoph Harbsmeier (Norway), Shandong Pictorial Publishing House, 2005

“Feng Zikai”, Hebei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2002

“Album of Xiaochan’s Paintings” Collection of Chinese Paintings, Zhishi Publishing House, 1999

“Collection of Poems: Happy Insects”, Qinghai People Publishing House, 1999

Articles:

“Poetic features of Feng Zikai’s paintings”, published in “Rongbaozhai”, No. 5, 2008

“Respect for the life in Feng Zikai’s paintings”, published in Fujian Art Magazine, No. 3, 2008

“The poetic flavor in the Chinese Painting”, published in “Rongbaozhai”, No. 3, 2008

“The poetic flavor in Feng Zikai’s paintings”, published in Bolan Qunshu, No. 4, 2008

“The Analects and painting learning”, published in Shi Fang Art Magazine, No. 3, 2007

“Emotions in the Chinese Painting”, published in “Rongbaozhai”, No. 5, 2007

“Feng Zikai’s and Japanese painter Zhujiu Menger”, published in “Rongbaozhai”, No. 6, 2006

“Xiong Bingming and Conceptual Arts” included in “Cherish the Memory of Reason and Wisdom” in “Collected Works Commemorating Xiong Bingming” (Wenhui Publishing House, 2005)

“An Introduction to Feng Zikai’s Writings o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Paintings”, published in “Rongbaozhai”, No. 3, 2004

“Free Writing and Chinese Landscape Painting Creation” included in “Nature in Modern Chinese Paintings----- Paper Collections of Symposium of China and Foreign Comparative Arts”, Guangxi Fine Arts Publishing House, 1999

“Artistic Notes” Published at “Artistic Research”, No.3, 1998

诗 画 目 录

CONTENTS

19	花 卉	Flowers		
	如 果			
20 - 21	天空的颜色	Sky color	68 × 136cm	2008
	天空的颜色			
22 - 23	蝶儿飞了，花枝动了	As the butterfly flies away, the flowers shudder	34 × 46cm	1999
	诗意地生活			
24 - 25	一个人的声音	Voice of a man	28 × 44cm	2003
	一个人的声音			
26 - 27	画 语	Painting language	28 × 44cm	2003
	画 语			
28 - 29	燕 居	Lead a quiet life	34 × 34cm	2008
	燕 居			
30 - 31	玉 兰	Yulan magnolia	34 × 34cm	2008
	玉 兰			
32 - 33	青青野藤花，开时亦别时	When the green melon vine blossoms, it is time to say goodbye	34 × 34cm	1999
	小城故事			
34 - 35	它还散发着当初的味道，而我们的心情都不同了	It still emits the same fragrance, but now our mood is different	39 × 48cm	1999
	关起门来那颗树就不见了			
36 - 37	子衣素裳，在彼南山	Wearing plain clothes, living on your own in South Mountain	35 × 42cm	2005
	南际公园			
38 - 39	天空洒下淡淡的光芒	Bright sunshine	56 × 40cm	2000
	天空洒下淡淡的光芒			
40 - 41	遥遥望南地	Longing for the south	183 × 145cm	2007
	赴约感怀			
42 - 43	四季条屏	The four seasons	34 × 136cm	1998
	赞 歌			
44 - 45	从小就认识的花，像我的亲姐妹	Flowers I've known from my childhood are like sisters to me	34 × 68cm	1999
	牵挂——给小莉			
46 - 47	歌者与舞者	Singer and dancer	68 × 68cm	1999
	假日的一天			
48 - 49	初 心	riginal heart	35 × 47cm	2008
	梦里水乡			
50 - 51	清 歌	Clear songs	34 × 68cm	1999
	构 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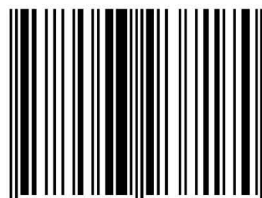
52 - 53	阿花姐姐的梦 紫 荆	Sister Ahua's dream	35 × 47cm	1999
54 - 55	枝叶相交织 致小妹	Crossing leaf and branches	68 × 137cm	2007
56 - 57	有阿谁来，卷起一池夜色 紫丁香与白丁香	Who comes here, raising the pool night light	35 × 47cm	2008
58 - 59	送 别 送 别	Seeing a lover off	45.5 × 61cm	2000
60 - 61	相 携 相 携	Hand in hand	68 × 68cm	2007
62 - 63	邻有静女 邻有静女	Neighbouring girl	68 × 68cm	2007
64 - 65	留下来吧，春 二月日志	Please stay, spring	68 × 68cm	2007
66 - 67	偶 感 偶 感	Accidental feelings	68 × 68cm	2007
68 - 69	祈 牵挂人生——献给最爱的外婆	Pray	68 × 68cm	2007
70 - 71	如莲的心事 如莲的心事	Loutus-like worries	68 × 68cm	2007
72 - 73	如梦令 如梦令	Crape myrtle	68 × 68cm	2007
74 - 75	唐 华 咏牡丹	Peony	68 × 68cm	2007
76 - 77	我 们 枇杷花	We	68 × 68cm	2007
78 - 79	素月出枝 蝉	When moon is emerging	49 × 180cm	2001
80 - 81	生日礼物 生日礼物	Birthday gift	35 × 47cm	2003
82 - 83	初春的讯息 初春的讯息	Early spring news	34 × 34cm	2008
84 - 85	秋 菊 秋 菊	Autumn chrysanthemum	34 × 34cm	2008
86 - 87	淡淡天空下 淡淡天空下	Under the light blue sky	68 × 68cm	2007
88 - 89	十月生日 十月生日	Birthday in October	68 × 68cm	2007

90 - 91	西山有处登临是福 岁 末	Good luck to mount Xishan	35 × 47cm	2005
92 - 93	丽人行 我知道	Go for an outing in early spring	34 × 68cm	2007
94 - 95	就在抬头的一瞬间 秋天的太阳	When looking up	95 × 144cm	2007
96 - 97	高楼五月天 晚空的云	High buildings in May	68 × 137cm	2007
98 - 99	当我把笔探向秋季的花园 遗 憾	When my brush touches the autumn garden	136 × 68cm	2008
100 - 101	本来花园的门就敞开 本来花园的门就敞开	The garden door is open originally	34 × 47cm	2008
102 - 103	荷 月 宛若昙花	Lotus time	68 × 136cm	2008
104 - 105	洛神的裙裾 洛神的裙裾	Goddess of Luo River's skirt	34 × 34cm	2008
106 - 107	趁年少，邀相歌 故 事	Singing in ones youth	34 × 34cm	2008
108 - 109	云 起 乐观主义	Surging clouds	34 × 34cm	2008
110 - 111	凤 冠 语言与时间	Phoenix coronet	44 × 34cm	2008
112 - 113	有时候梦像云朵静静降落 有时候梦像云朵静静降落	Dream quietly falls like clouds sometimes	136 × 68cm	2008
114 - 115	若有那么一天 若有那么一天	If there shall be a day like that	68 × 68cm	2008
116 - 117	她漂浮着 她漂浮着	Water lily	36 × 67cm	2008
118 - 119	一种柔弱的生长 梦	A delicate growth	35 × 47cm	2008
120 - 121	有人说那是海的颜色 有人说那是海的颜色	Someone says, that is the color of sea	36 × 67cm	2008
122 - 123	红色的衣裙立在水边 散 步	Waterside girl	136 × 68cm	2008
124 - 125	早春的感觉 要记得回家	Early spring feelings	68 × 68cm	2008
126 - 127	室内音乐 室内音乐	Chamber music	35 × 47cm	2008

128 - 129	小院客来 晚 餐	Guests in the garden	37 × 48cm	2008
130 - 131	灰姑娘 灰 姑 娘	Cindarella	34 × 46cm	2008
132 - 133	你的微笑是熟悉的 重 现	Familiar smiles	68 × 68cm	2008
134 - 135	小屋梦影 小屋梦影	Dream in hut	68 × 68cm	2008
136 - 137	五月又端阳 小 暑	The Dragon Boat Festival	136 × 68cm	2008
138 - 139	墙角边有一片记忆 墙角边有一片记忆	Memory at the wall corner	36 × 67cm	2008
140 - 141	你看扑面而来的往事 晤面密云	The past	35 × 47cm	2008
142 - 143	愿 望 家	Wishes	136 × 68cm	2008
144 - 145	你 说 你 说	You said	68 × 68cm	2008
146 - 147	已是夏天 已是夏天	Already summer	36 × 67cm	2008
148 - 149	娉婷一夏 闻	Graceful demeanour in summer	35 × 35cm	2008
150 - 151	又一次你从月夜飞来 过 年	Once again you fly here from the moonlit night	35 × 47cm	2008
152 - 153	欢乐的日子 欢乐的日子	Merry days	35 × 47cm	2008
154 - 155	你可曾在别生命里生活 你可曾在别生命里生活	Have you ever lived in another life	36 × 67cm	2008
156 - 157	我愿抛开所有眷恋 快乐的昆虫	I will throw off all affections	35 × 47cm	2009
158 - 159	总有一片田野 一个人的成长	A vast field	36 × 67cm	2008
160 - 161	踏遍天涯还要围绕这沉沉暮色 如果你改变主意	Dusk is falling	35 × 47cm	2009
163	山 水 水墨语言	Mountains and Waters		
164 - 165	山水之间 山水之间	Between mountains and waters	33 × 45cm	2003

166 - 167	童年山水 今日清明	Childhood landscape	35.5 × 37cm	2000
168 - 169	存 在 存 在	Existence	145 × 182cm	2008
170 - 171	峨峨高山我所思 传 说	Longing for high mountains	95 × 177cm	2007
172 - 173	或此或彼 或此或彼	This or that	95 × 177cm	2008
174 - 175	家 园 家 园	Homesick	95 × 177cm	2008
176 - 177	那 天 那 天	That day	45 × 182cm	2008
178 - 179	棋 局 棋 局	Compositions	183 × 145cm	2008
180 - 181	老照片 老照片	Old photos	145 × 182cm	2008
182 - 183	醒 醒	A Wakening	183 × 145cm	2008
184 - 185	新白蛇传 新白蛇传	New legend of White Snake	96 × 124cm	2006
186 - 187	远 足 如果真的有来世	Walking tour	183 × 145cm	2008
188 - 189	月 夜 起 念	Moonlit night	183 × 145cm	2008
190 - 191	随 心 随 心	At my sweet will	145 × 182cm	2008
192 - 193	生活在别处 生活在别处	Live in another place	95 × 177cm	2008
194 - 195	声音里的梦 声音里的梦	A dream in sound	145 × 182cm	2008
197	书 法 我的画展	Calligraphy		
198	墙角边有一片记忆	Memory at the wall corner	137 × 68cm	2008
199	若有那么一天	If there shall be a day like that	137 × 68cm	2009
200	声音里的梦	A dream in sound	137 × 68cm	2008
201	有人说那是海的颜色	Someone says, that is the color of sea	137 × 68cm	2009

ISBN 978-7-5039-3717-0



9 787503 937170 >